

鑽婚悽苦憶金婚

劉遐齡一文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乖逆。我和內子長沙陳澤君女士，二〇一六年八月有鑽婚的盛大紀念佳日，我們原來準備：或是全家，或是二人相偕旅行，以留永念。但在二〇一四年下半年以還，內子

健康不佳，行走無力，縱有扶手，亦可能跌交，曾經數度倒地不起。後曾急送醫院檢查，住院一週，再去療養院靜養。出院後年來無事，但在二〇一五年八月，又再四肢無力，臥地難起。最後一次，護士

驚動各個單位急救人員，趕送急救，輸血打針，一週之後，改送療養院，旋又送回醫院，說是食物誤入肺部，情狀嚴重，當即開刀，胃部改穿小洞，直接輸入流質營養。而須二十四小時監視，並須另有機器，協助排溺；手術後，她又不幸一度昏去，為時雖暫，而又須改去聖地牙哥大學醫院專家再操刀，我們聽取各方專家及醫學親友忠告，同意以直升飛機直飛聖大醫院。於是全家大小集合，為時數週，主持醫師終以澤君年邁，而以其親祖母之病例為鑑，決定暫亦以其體力過弱，不宜勉行無益天年且減生活體質的開刀手術，甚至再作徒然無益的搶救，當時情況穩定。

於是大多聚而復散，其後又再轉而聚會但醫囑，禁止飲水，我曾遵命，以草管擠餵滴水，但其渴求點滴沾唇焦急之狀，甚於嬰兒餓急哺奶，今日偶憶其可憐情狀，尤為傷痛鼻酸。



↑結婚時的新娘子婚紗照。

其後，天命難違，澤君在全體家人圍侍之下安祥騎鶴西遊。於是我們在當地舉行莊嚴穆肅喪禮，兒孫分別相繼以中英文，回憶生前舊事，鄭重發言。歡欣之時，笑聲滿室，悲痛之際，悲淚失恆。我曾「下令」大家化悲為喜，從此僅有歡樂，不再悲痛。現在一年多來，飲食雖尚未完全失常，但是中心無主，似有所失。不但很少參加友人集會，且亦無心執筆，論評時政。但以人生本來如此，夫復何言？

定寫日記之時，也在開頭加上了一些什麼「時光似白駒過隙」等的字樣，總算是表現了「學富五車」的淵博，通過了作文的一關。

因此將十年前五十金婚的歡樂記憶，略為潤色，作為鑽婚甜美慘慟的追憶，以資紀念。詩曰：

五十金婚續舊情，
陽明涵碧愛精誠；
椰泉遊樂尋舊夢，
日月潭深日月情！

記得好幾十年以前，在初小作文的時候，當時尚不知後來台灣某一教育部長杜正勝有不准引用中文成語的禁忌，每每喜歡引用中文成語，不過因為少年認字不多，記得的成語也少，所以不管當時老師的作文題目為何，我們老是引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等語作為開頭，後來在指

後來我在出版《逝水無痕憶浮生》一書的自序中，卻有「人生有如水上浮萍，或有如水上行舟」的感歎！而在《留美記趣》一書中，則有「飄零半世紀，回首憶當年」的情懷。回首前塵，確是「時光如矢」，一轉瞬間，二〇〇七年六月已是我和內子澤君，結婚五十週年的金婚紀念大慶。很多友好在看了我最近出版近乎自傳性的幾本拙作之後，溢詞讚譽，但也有人或則電話，或則來信指責，說我未對澤君在我一生中的「相夫教子」功勞，詳加著墨，使我不勝歉疚。澤君生平，謙讓為懷，私人小事，不願讓我饒舌，所以使我未能暢所欲言，也是一個原因。

踏破鐵鞋無覓處，三生幸締鵲橋緣

遠在少年竹馬渾不更事之時，也有一位好開玩笑的父執之輩戲問：「我長大何時結婚？」我仍記得當時也會一股正經的回答，至少要在二十五歲以後。其實當時

雖無「倭奴未滅，何以家為」的了解，但也有「個人不自立，何以成家」的遠慮。可是後來遠地求學，畢業後又是「遠宦京都」，在重慶和南京行政院，做了一個芝麻大的委任科員「京官」；後來司法官高考及格，先後在江蘇鎮江及浙江餘姚地院，分別充任了薦任司法官及推事的職務。後我於一九四八年出國，在美國俄州辛城大學學業告一段落，接著半工半讀又在紐約大學進修，旋在紐約美洲日報工作共約六年，雖然海外筆耕愉快，而有執筆論評時政的機會。唯因遠托異國，昔人所悲「久客番邦」茫然有失，因乃決定於一九五六年自紐約繞道巴拿馬運河回台服務。初任教育部簡聘專門委員，兼任教育部新創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之職，並兼任政大副教授，也曾在大直軍官外語學校教授國際法等課。

一九五七年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聯九期畢業後，改任行政院輔導留學生回國服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並兼圓山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委員，工作安適。於是友好及前輩關懷備至，多為介紹，其中以政校鄉先輩上官業佑（啓我）先生之夫人魏仕徽女士最為熱心，而介紹了長沙鄉賢陳烈歧曾





↑步上結婚禮堂時。當年多年輕啊？

先生之掌上明珠陳澤君小姐。後來名家閨秀陳大小姐，果然成了寧鄉鄉下牧牛小子劉遐齡的堂堂「一品（品貌端詳之品也）夫人」。從命理學的觀點而言，乃是「千里姻緣一線牽」，而自劉某個人的觀點而

寫的個人回憶，也因先岳來美後不到半年，突然仙遊，而未完成。事實上我們在一九七零年前後，不知先後費了多少心力，尤其是內子展現了她的肆應長才，好容易才辦好了一切手續，請先岳、岳母於一九七二年六月，相偕來美。當時生活安定之後，先岳即自筆錄，按日撰寫一段有關生平生世的往事。但是年十二月，先岳不幸即以曾經在台北住院數月的心臟病復發，送院急救，雖有原先即是心臟專家的家庭醫師診治，亦是妙手不能回天，遂以七十五歲高齡仙逝。我們後來整理他的遺物，他的自傳式筆錄，尚不及數十多頁，其中僅曾談及他少年時，隨著尊祖或近親，探訪眾多姑母：如安化先賢陶澍、湘鄉曾國藩家、長沙聶其德家及其他若干世家細節的部份略況，而有關於他本身身世及本人學歷經驗等其他詳情，尚未著筆。

澤君親母李蔭原女史，亦是系出長沙名門，先岳母尊翁長沙東鄉麓芝嶺李晉吾公，因得其舅父兵部尚書杜卓雲公之賞識，初入長沙城南書院，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攻習法律。返國後曾任湖南醴陵縣令，致仕後，初任明德學堂講習，與黃興克強先生等同事結為親家，後則欣然出任

言，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三生幸締鵲橋緣」，祖上積德，個人承受，有以使然也！

記得一九五五年，上官先生以中央黨部第五組主任之職，偕同青年團副主任鄧傳楷先生，奉邀來美訪問，紐約美東校友會盛會歡迎，倖得識荊，上官先生亦有促我返國之意。一九五六年三月我乃自紐約乘輪繞道巴拿馬運河，五月初返抵基隆。上官先生特請前期老學長胡翰先生親至基隆，不過胡老學長人緣隨和，他到了基隆後被一群政大第一期的學長，說是對待後期小老弟何必如此客氣，乃被

橫刀阻擋，說是胡老難得遠來基隆，拖他前去搓了幾圈方城。後荷上官先生在寓所盛宴接風，作陪者盡是我校的前期學長或老師。某日政大同期班友「洞庭楊仲揆」，偕我同去上官先生寓所拜候，夫人

本鄉鄉長，盡力地方建設，併在長沙創建啓明女校，為首創湖南女校之先進。

是以自先岳和先岳母最近的直屬血親關係而言，澤君確有顯赫的長沙家世淵源，而我湖南寧鄉花橋劉家，殆自南宋末年自江西吉安，遷居唐市以來，雖然直屬血親中幾百年前，也曾有過翰林大學士名劉彥舉公（公元一二三五年進士，早於文相國天祥二十一年）等以外，千百年以來，皆是「耕讀傳家」，所以我個人最多也不過可以說是一個「布衣秀士」，亦可



↑當年返台報效國家，在台北松山機場受到迎接。

談及多年前在校友吳邦護學長家，晤及一湖南長沙同鄉陳姓小姐，端莊秀麗，親切能幹，願為打聽現在是否已經婚嫁？但她特別詢問劉某前在大陸是否已婚，當經同鄉班友楊仲揆親自保證，劉某身家清白，並無「現代陳士美」的嫌疑，夫人遂允願作冰人，試為探詢。

後來果不期然，上官夫人巧作安排，而由上官先生同期學友林作梅先生之夫人，陪同鶯鶯小姐及其繼母台北師專老師李靜華女士，同在上官令弟業傳兄所經理的大世界經理室第一次見面，我雖有些手足失措，但未傷大雅。後來又由業傳邀宴，上官夫人、作梅夫人等作陪壯膽，幾度晤面之後，再由作梅先生最小公子林小弟權充「電燈炮」，數次同看電影，然後單獨約會，才好意思自由行動，有了正式「拍拖」。

名門閨秀，顯赫的長沙家世淵源

說起陳氏澤君小姐的家世，我最初並不深知其詳，後來結婚之後，方自先岳陳烈歧曾先生口中略知其詳，但尚未完全見有一有系統的文字記錄。本來先岳有心撰

以說澤君與我的「天作之合」，也有一些「天鵝蛤蟆」的象徵性意義。

其實當時我高考及格，曾任地院推事，留美多年，也取得政治學碩士，而在政大兼任過副教授之職，當時且身為教育部簡聘的專門專員，大小是一個名正言順的「京官」。而且實職是教育部國際合作委員會的委員兼秘書，聯九期結業後，改任行政院輔導留學生回國服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因為留輔會的主任委員是教育部長兼任，所以仍在教育部辦公。後來留輔會與當時亦在教育部辦公的青輔會合併，而成為了其後一度直接屬於行政院的青年輔導委員會。而且當時我聯九期受訓完畢，據同期龍芳學長告我，說我是外交僑務組的「冠軍」，而教育部參事鍾健則是文化教育組的「冠軍」。她戲謂教育部同時得兩個不能遊街的「狀元」，也為教育部的張部長其昫曉峰先生顏面增光云云。而我再度來美攻讀，幸虧也得到了一個博士學位，算是未失陳氏世家的臉面。

回頭再說我的佳人陳澤君，她確是名門閨秀，少年即露出了陳家「陳六娘」的才華和才幹（先岳生前對澤君的評語）。



↑孩子們還小時的全家福照片。

免於難的驚險，後遷郊外北碚，以期避免敵機轟炸。抗戰「慘勝」之後，隨國府遷都，當時他們所坐的飛機，還是由我在行政院辦理復員時由我經手安排。他們還都後，初居南京，旋因先岳先後改任江蘇省銀行及中央合作金庫副總經理之職，後居上海，旋因內戰發生，乃去昆明，與繼母及內弟大碕同去昆明，直至大陸危殆，始自昆明直飛香港，逃離大陸。澤君在生母逝世後，上海商丘會長聶家九姑祖母又為年幼的澤君操心，一再力促先岳再婚，而先岳與雲南名媛北京師大畢業之李靜華女士結婚，以便撫養。

也確定將軍知人。蓋我初次與澤君晤面，即有一見鍾情相逢恨晚之意，而其才華決斷，實而不露，我亦心領神會。所以相識不久，即決定向她求婚，而她也於先岳點頭，甚至直接對我讚許之後，欣然應允。所以相識不數月之後，即由上官及胡翰老學長等安排，在台北舉行訂婚小宴，由當時任中央第四組主任的馬星野老師主證，主婚者有先岳、岳母，上官業佑先生代表家父，介紹人為上官夫人、林作梅先生暨夫人。

但是我們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結婚時，典禮在台北中山堂光復廳舉行，筵開數十席，在當時真算是一件「人生大事」。事前婚禮的安排，當然頗費周章，婚後新居的選擇和安排，也是「茲事體大」。一則我正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直到周末始能「下山」，所以一切大小事務皆由素有「巾幗英雄」氣概的未婚妻全權辦理。

不過當時我們結婚在擬訂宴客請客的名單時，未來的太座暫時尚未熟識情況，而由先岳及我本人分別而共同商定。至於為我們證婚的前輩，當然是以先岳的舊時頂頭上司，先後曾為中央及行政院社會部

澤君三五歲時，能背唐詩，父母如不在家，即能代表家人接待賓客，應對進退禮儀週到，長者動容，轉相讚許。側聞精於命相之學的闕漢蹇將軍，私謂先岳說「仁兄女公子察言觀色，靈外慧中，必非等閒」，先岳笑而不答。證之事實，我

但其中的詳情，直到後來我們結婚之後，始在與先岳的閒談中方才知悉。據先岳的敘述，澤君出生於上海，後遷南京，抗戰軍興，全家避難，輾轉前往重慶，初在重慶林森路社會部附近寓所，即曾經過了日本疲勞轟炸，和重慶防空洞萬人死傷，倖部長和至友的谷正綱先生最為適當。但是谷先生遠在戰時重慶，曾經有過「從此不再為人證婚」的誓言，數十年如一日未曾破例。蓋因當年在陪都時，曾為某人士證婚，但是後來卻發現該人在「淪陷區」原來早已有妻室，從此言出必行，即使在任何情形下，皆不為人證婚，終身遵守不逾，此乃叔常先生的個性使然，勉強不得。

但是後來他在老友先岳面前，情不可卻，他乃答應可以為澤君證婚，唯仍有一個條件，他僅在臺下致訓，但不站臺照相。所以後來他們兩位老友商量，另再請當年廣州前北伐軍總參謀長，戰後首任江蘇省主席的王懋功將軍為首席證婚人，站臺主證。女方主婚人自是先岳，男方主婚人則由上官啓我先生代理。介紹人則為上官啓我及林作梅兩位先生的夫人。花童則為夏樹萱兄的二公子生力，花女則為馬鶴凌的小女公子莉君。莉君當時年小秀麗聰敏，有人問她的名字，她說她的名字是「李麗華的『麗』」（其實是茉莉花的莉），陳澤君的『君』！」把尚未結婚的未來「乾媽」陳澤君，與當時國際女明星李麗華相提併論，友輩中一時傳為佳話。

其實澤君少時也是聰明伶俐，尤其是有語言天才，她因少年先岳遊宦京滬重慶，後來避難雲南，再又滯港多年，所以上海、南京、四川、雲南話皆極道地。據說她初在香港上學時，老師以廣東話點名，還是先由隔座同學碰她手臂，她始知答應。但是現在她與華埠同僑或廣東同學應對運用自如，而她的湖南湘語，除了我們寧鄉鄉下的土話以外，也皆較我為道地。而她以前在台北市的全市國語講演比賽時，初試啼聲，名居第二，得到了當時教育部部長程天放先生「辯才無礙」的錦徽。這些故事，我在婚前皆未知其詳，足見澤君保密或深藏謙讓的本性。而在後來我們同來美國之後，在老番學校「誤人子弟」多班有年，但是我所任教的大學校長當面戲問，我的英語「如何不及夫人毫無雜音的流利？」我也只好推說，我無「語言天才」！

澤君才華內斂，她的文才在台北「中央日報」副刊中，間有表現。但她的文字，悉以其少年仙逝的親母「蔭原」為筆名發表。婚後她亦仍是如此，間或發表小品，但是她惜墨如金，大多「保密」珍藏，不願外間知道。有時我會先斬後奏，

選了幾篇文章，未先請示，逕行收入我的拙作，事後雖然未被「清算」，但也曾忍痛挨罵。

來美之後且工且讀，內子為了家計，將不及兩歲的兒子交給學校附屬的幼稚園，自己也在學校的圖書館找了一份工作。當時初來美國，又要借籌路費，及抵美國幸而老牛識途，先後在紐約、田納西州和德州三個銀行，借到一批「巨款」，分別償還了台北旅行社的機票費用等等，



↑出席國際會議時和外國友人合影。

當時生活促襟見肘的情形，曾來北德州大學近乎斗室「有眷研究生宿舍」探問過我們的舊友如弓松森等，也對過去澤君偕同兩個兒子「伴讀」毫無怨尤的耐苦精神，至為讚佩。

後來我轉到美東南部北卡州立大學工作，澤君也在校圖書館工作了一段時期，但因我們後來又在北卡添上了一位千金，因為要照顧三位兒女，家務過忙，澤君不但不能再在圖書館工作，而且連自己一再再度進修和研究的學業，也不得不半途再三放棄，而全心盡力的「相夫教子」，並盡心辦理先岳先岳母來美安居的工作。

先岳來美不過六個來月，即與世長



↑到大陸旅遊時攝。

辭。當時醫師告訴我們，先岳在台北心臟病發時，較以前所說者為嚴重，他的半個心臟業已損壞，此次心臟病發，心臟完全失去機能，以致無法挽救。我們哀痛欲絕，慘然扶著岳母返家，鄰居慰藉，子女舉哀，遠在台北的文川夫婦，以及在台的先岳的同輩和我們的至友，聞之自極異常悲感。當時澤君對於一生至愛的父親，遽然仙逝，倒是處變不驚，先岳的後事大多皆由她安排，諸凡殯儀館和墓地選擇，以及喪葬祭奠，澤君指揮若定，岳母讚許，我亦奉命唯謹。

不過澤君外表從容節哀，內心肝腸寸斷，在她辦理先岳喪葬妥善之後，心神交疲，想念其少年喪母，一生委屈「繫我獨無」之歎，與先岳「愛兼父母」，有時無法兼顧巨細之痛，既是想來傷心。而且辦理移民又拖了好幾十年，好不容易費盡了心力，將慈父繼母辦好手續來美，終能與兒孫同敘天倫之樂，但不過半年之久，慈父便又突然仙去，能不心痛？所以一切平靜之後，哀傷逾恆，幾乎痛不欲生，精神近乎崩潰，當即趕送醫院休養。其後先岳母因念獨子在台，我們遵命送她直上飛機，向航空公司千叮萬囑，安然照應，返

抵台北，與兒媳及新添的孫子團敘，使她稍解傷痛。其後我們返台參加數次的國建會與三民主義大同盟會議，及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接連幾次召開的學術討論會議時，也曾專程省視。後來先岳母九十餘歲高齡大去，我和澤君皆曾專程回台奔喪，敬致哀思。

結婚五十年，豐功偉績罄竹難書

我們結婚五十年來，澤君可以大書特書的「豐功偉績」，也是「罄竹難書」，不勝枚舉。譬如我於退休後，因為受了「洞庭楊仲揆」的挑戰，臨時決定第一次前往歐陸十七個國家旅遊，澤君拿了電話，三言兩語即與某一旅行社敲定，為我們倆老決定了所有一切的行程。後來我們倆人都寫了遊記，在《逝水無痕憶浮生》拙著及其他若干報刊發表。至於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獨自一人返回大陸旅遊、省親、掃墓、發譜、聯誼、講學的安排，因係牽涉個人的私事太多，時間太久，澤君未多親自處理以外，其後數次回返大陸，皆由澤君「坤綱獨斷」，躬親萬機。尤其是我們大約有十多次的台北、香港之旅，

我皆「君令是從」，她是「舊馬（不敢稱老）識途」，而我則成了她的私人跟班或侍衛。其間多次，澤君也曾單獨往返大陸，她曾去過昆明，探訪過她小學時的摯友朱一虹女士。她們因為是昆明望族，大陸變色前，乃父且任龍雲的省府秘書長等要職，多年失去聯繫，澤君在報上托由一位表姐刊報「尋人」，方再取得聯絡。

其後澤君多次前往洛陽、福州、大連等地，分別匹馬單人探訪兩位表姊及一位表哥家屬，並與契友梁靖平女士同去東莞等地。為女兒敏華縫製華麗嫁裝，可謂膽大心細，也顯露了澤君不忘舊親和愛護兒女的至情。至於在一九六〇年代，我之能與大陸家人取得聯絡，得於劫後僅有家母及少數胞兄胞姊獨存，而能間接經由香港，略盡人子孝悌之道於萬一者，亦皆得力於澤君之助，由她益友梁靖平女士忍勞任怨，始能有以致之，十餘年後，始敢嘗試直接通訊。所以我對澤君的熱心，雖係夫婦，仍是感激涕零，而對梁女士已饑已渴仁心助人的大恩大德，更是心領身受，沒齒不忘。

後來我在九十年代準備退休，我們也打算搬來氣候適宜的美西加州安居，澤

君過去數年也獨自前來「探看」適宜適所適價的住所，前後五、六次之多，但皆不合心意，無功而返。最後還是大兒子「將了我們一軍」，先行為我們租了公寓，逼著我們不得不毅然上道，於是在二〇〇四年，我們將我上千冊的中英文藏書，包括一些文史經典，甚至台北友人孫愛群購贈的一批五、六十年代流行文藝小說，也由澤君交涉安排，贈送當地杜克大學新近成立的「中國研究所圖書館」，而由他們三人以大卡車加上一小轎車接去，現在使我經常接到他們的通知，成為「杜克之友會」的基本會員。

至於其他我們數十年來積存的傢俱和衣物，也花了使人心痛的大批美鈔，一股腦兒從美東遠道運來美西，澤君又再數次飛返美東料理或「疏散」一切。諸凡庭院修整，房屋出售，以及南加州新居的暫時安頓，其後我們又再購置新居，搬遷妥善等等的「小事、麻煩事」，鉅細無遺悉由

太座一手安排，我則翹起二郎腿安享其成，誰說庸人沒有庸人福？

至於其他家常小事，澤君也是數十年來，皆由她悉心照辦。即以理髮一事而言，我在和她同來美國之後，她是無師自通，現在她可隨時把我直上雲霄或「怒髮衝冠」的幾根黃毛，修剪得服服貼貼，而她「完美主義」的個性，在她為我剪髮的「審美觀念」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總而言之，澤君自幼喪母，先岳戰時遠在江西第三戰區政治部等地工作，澤君自小即已養成了自立的「女強人」習性，堅強獨立，勇往直前。在我們結婚五十年來，內政外交全權掌理，辦理得有條有理，所以我能有時間，安心教學，從容塗鴉，中英文電腦操作，略有所成，而有中英論文五百餘篇，十數種中文及兩本英文拙作，皆是天賜良緣，澤君內助有功，一生吉慶，有以使然。今逢五十金慶，秀才人情，爰綴數字，以為存念。



種。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顧問及「永久會員」。

劉遜齡先生，湖南寧鄉人，中央政治學校學士，美國辛大碩士，北德州大博士。曾任職重慶及南京行政院秘書處，紐約美洲日報編輯，台北教育部國際合委會及行政院留輔會委員兼秘書，圓山國際研究所兼任研究委員，台北中華及中央日報特約專欄撰述。台北政大副教授，美國北卡州大分校政治學教授兼系主任，有中英文譯著十餘

「無死筆」，「專氣致柔」與「滴水穿石」

家父廖禎祥先生的書拳世界

廖貞靜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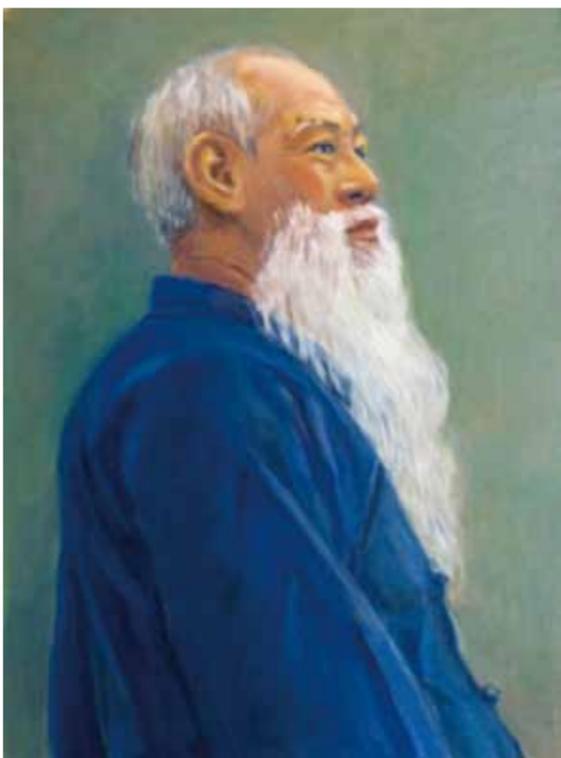
台大中文系學妹潘淑梅書法家傳來一幀有家父在內的照片，此張照片攝於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海峽兩岸共同舉辦的「百年巨匠于右任」紀錄片開機儀式上。感謝淑梅的熱心，看著照片中九一高齡，笑容可掬的銀鬚老父，想到坊間雖有不少關於家父書拳的報導，但沒有一篇出自我的手，於是有了寫一些我所知道的家父生平點滴的情不自禁……

家 父廖禎祥，號明邦、萃菴、晚號祥翁，台灣基隆人，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生，當時是日據時代大

正十五年，同年不久昭和天皇即位，所以父親也可說生於昭和元年（昭和元年只有九天）。父親畢業於北商一（台北商專前身）。台灣

七十回顧》、《寄懷墨痕八十回顧》等；日文著作有《中國書法正傳》全三卷及《漢詩之心》。

光復後，從曹秋圃先生學習書法，隨羅鶴泉先生研修文史，向周植夫先生求教唐宋元明詩，並拜師鄭曼青先生苦練鄭子太極拳。著述有《萃庵書話》、《初學書道入門》、《書法之美》、《寄懷墨痕書法作品集》、《寄懷墨痕



↑父親畫像（貞妹畫作）

外，身體健朗中氣十足，皮膚豐潤有彈性，一點不顯老態，我想他的「延年益壽不老春」秘訣歸功於他對書法及太極拳的熱愛與身體力行，習之有恆，得其妙諦所致！

書法——無死筆

父親喜愛書法，他早在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即與林耀西及李普同等先生籌組「基隆市書法研究會」，這是台灣

光復後第一個依法成立的書法團體。于右任手書「台灣省基隆市書法研究會」的木刻長牌就挺立在我家門口，我從小每天經過都會看到，所以小時候懵懵懂懂的我總以為「基隆市書法研究會」的意思就是「我們家」呢？

家父的書法根基非常紮實，他通過了

日本多個主要書道團體層層關卡的洗禮，由初段開始，打掃台似的，逐步晉升到最頂級的頭銜。父親榮獲日本書道研究溫知會、書淵會及日本硬筆書道協會頒予「師範」；正鋒書道會頒予「正傳」；書神會頒予「成家」及「董事」等最高段榮銜。父親因此在日本書道界享有盛譽，頗受尊崇。

父親求學時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文造詣甚佳，我大學畢業後，曾在台灣的日本商社任職，我的日籍老闆就當眾提過多次：「廖小姐父親的日文比我和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好。」父親曾數次受邀移居日本，他全放棄，我也幾度申請父親移民美國，他都任其過期作罷。因為台灣是他的故鄉，他喜歡台灣！

家父曾經發起、籌組及成立多個台灣書法團體，其中包括「中國書法學會」，

並主辦多次中日韓書法交流展等，也曾以「中國書法學會」首席代表身份應邀參加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二十週年會慶，與大陸「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啓功做海峽兩岸書法組織代表的首次接觸，對提倡台灣書法風氣及促進國際書法交流有不少貢獻。

家父從年輕時就十分仰慕草聖，當時擔任中華民國監察院長的于右任先生，對其標準草書更是著迷，家裡客廳永遠懸掛



↑父親在「百年巨匠于右任」開機儀式上展示其珍藏的右老墨寶（林慕貞/攝影）

寫著「禎祥老弟」的于右老簽名照。父親收集右老墨寶更是不遺餘力，已故前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劉延濤書畫大家早在民國六十四（一九七五）年就曾撰文如此形容家父：「標準草書研究社社友廖君禎祥，習書至勇，搜求于右公墨迹至勤，是卷皆系右公精品，廖君如此戮力不舍，其他日成就亦必有大過人者矣」。連右老紀念郵票發行，父親都請右老親自在整張的紀念郵票上簽名蓋章，這該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一張有右老蓋章簽字的紀念郵票。

家中牆上常年可見于右老及其他名家的字畫墨寶，耳濡目染，培養了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父親把家用之外的錢幾乎全用於購買書畫，當時我們小孩不太能理解父親的喜好，總覺得他浪費大錢買了太多無用的字紙，還好母親不介意，隨他去。現在看來，父母親當年還真有先見之明。



↑父親大福草書「氣」（林軒明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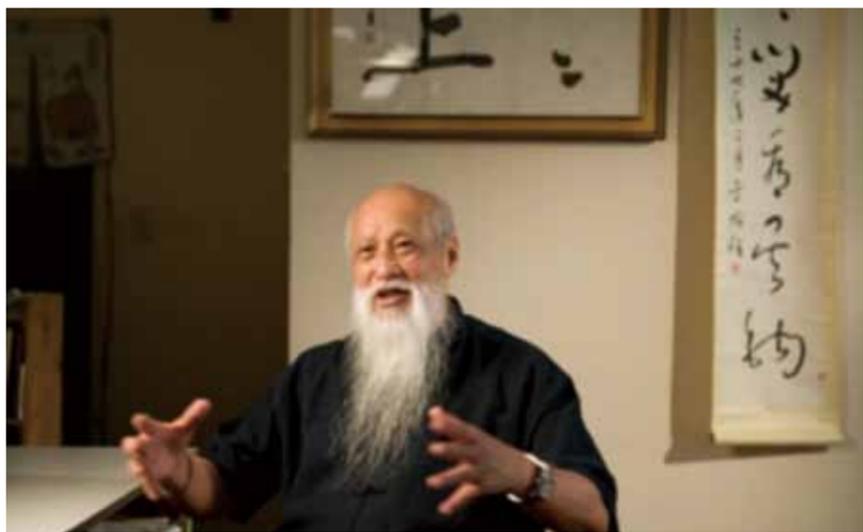
家父收藏于右老墨寶頗豐，從于右任青年時期至去世前各階段的作品都有。他的珍藏常被海峽兩岸借展，包括台灣及大陸的博物館等。西安于右任故居紀念館還敦聘家父為該館顧問。台灣的商務印書館也在二〇一六年五月出版家父典藏近六十年，于右老去世前一年手書其舊作「我的青年時期」的墨寶，長達七千餘字，這是目前于右老傳世書迹中字數最多的作品。

草聖于右老的論書如「無死筆」，「二王之書，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愈妍，以其筆筆皆活，隨意可生姿態」、「不為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等，父親奉之為圭臬，他自己寫書境時亦言「活之一字即于右任先生論書之一字金丹，吾之論書除規矩外，祇談一氣字，余以為無一筆背戾作者之心意為真」，強調「用筆盡筆性」。

太極拳——專氣致柔

家父是四絕老人鄭曼青先生太極拳的最後一位入室弟子，父親年輕時即練太極，多年來他的推手功夫在基隆公園很少有對手，但五十歲時遇到鄭師，心悅誠

倦。廖禎祥師生（祥門書會）聯展從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起已無間斷的展出四十二年，四十二年如一日，這種鏗而不捨的精神與毅力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父親常說，他在書法及拳術上的功夫無他，不是因為天資過人，而是日積月累，滴水穿石的堅持。



↑父親接受記者訪問（翻攝自新聞報導）



↑與父親及外子琴剛攝於基隆公園

服，放棄前此數十年所學，拜鄭師從基本站功學起。父親四十多年來每日鑽研勤練，深得鄭師堂奧。太極拳之主旨及體用如「曰鬆」，「曰沉」，「曰分虛實」，「曰虛靈頂勁」，「專氣致柔」，「氣沈丹田」，「舍己從人」，「由腳而腿而腰」，「行如沙漠走駱駝」，「牽動四兩撥千斤」，「吞天之氣，接地之力，

父親用蠅頭小楷每日寫日誌的習慣，歷史更久，我去年回台時，從父親的抽屜裡拿出排列的有條不紊的日誌就有四十八本之多，連今年（二〇一七年）的份都已經到位了。父親的整理及準備本事，我也是望塵莫及，每次出國，他的行李一個月前一定就緒，而我往往在旅遊前夕還在打包。

台北有多處卡拉OK店，為喜歡唱歌的老年人提供了自娛娛人的最佳場所，父親是那裡的常客。他中氣十足，聲音洪亮，唱起軍歌來，很有那股雄壯激昂的氣概。從唱歌也可以看出家父一絲不苟，孜孜不倦的百尺竿頭精神，他不是打發時間隨口唱唱，而是買了歌曲教學卡帶，一字一句，一節一拍，輕重緩急，剛柔強弱的跟著老師學唱，難怪父親每次唱完後，掌聲總是特別響亮！

父親在「二二八」時曾因抗議而遭牢獄之殃，祖母為此憂心如焚，多方奔走。

壽人以柔」，「尾閭中正神貫頂，滿身輕利頂頭懸」等等，這些家父常說的口訣我早已聽得耳熟能詳，也可朗朗上口，慚愧的是我光說不練，空入寶山。

父親一身功夫，平時沉著鬆淨，但發勁時，發人如箭離弦，絕不拖泥帶水。有一年他來美看我們，有習武的老外青年來挑戰，一交手，我還來不及看清楚，他已經被父親甩到停車場去了，擔心有人受傷，嚇得我們不敢再提父親有太極功夫。父親的太極拳學生雖已有「懂勁」「發勁」實力，但至今仍非老友對手。每次回台，常見學生一個個撲上來，再一個個被甩退，或齊上而成炸彈開花狀全體倒退，總是看得我心驚膽跳，但父親的學生們似乎不以為意，繼續努力摸索探究，就像父親當年拜鄭師門下一樣。

持之以恆，水滴石穿

家父與家母感情至篤，母親五十五歲自基隆港務局退休，五十六歲即因癌症去世，父親痛不欲生，寫了十二首悼亡詩懷念家母，自此父親更是全心寄情於書拳，至今仍每天勤練書拳不輟，教誨學生不



↑父親「二二八」獲釋後次日留影紀念，時年二十二歲。

半月後父親獲釋，此事基隆市誌亦有所載。父親雖是二二八的受難者，但他以事過境遷，追究徒增分裂，謝絕表揚，沒參加二二八活動，也不去領取補償金。

家父性格剛直，為人低調，不伎不求，渾身本事，但知者不多，親友為他抱屈，父親常引論語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為答。我為父親擇善固執的勇氣和努力不懈的堅持，喝采致敬。我們全家也都深以父親為榮，像他這種今之古人現在已如鳳毛麟角，愈來愈少了！



廖貞靜女士 (Dorothy Sun)，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七七年來美進修。曾任開發公司行政助理，洛市警局資深職員，TI演講會會長，華采銀行董事，南加大校友會理事與年刊主編等。現為兩家地產投資管理公司負責人，RE/MAX資深經紀，華采銀行顧問，大洛杉磯旅館協會顧問。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永久會員」。

我的父親

父親對我說過唯一的一句離別贈言是：「妳要爭氣！」父親從不對我提任何要求，但就因為父親這句話，在人生道路上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能最後挺過去。

我

最敬重的人是我的父親。他去世的時候我不在他身邊。那天我剛從外州飛回家，行李還沒打開就打電話問父親的情況。妹夫在醫院告訴我父親在等我的消息，聽到我已回到家他安心地點了點頭，妹妹已在前往醫院的路上。我匆匆漱洗了一下又打電話到我妹妹的手機。電話那頭妹妹在失聲痛哭，告訴說我父親剛剛離開了人世。這消息對我來說就像是個炸雷。儘管我出差前就知道父親病重住院，儘管在路上我已盤算好到家第二天就去買機票回滬，但我還是無法接受父親已離去的噩耗。我一直以為父親會等我回家，和我一起分享所有的快樂，聽我傾訴所有的煩惱。晚年的父親更像是我的朋友，是一位能真正理解我，讀懂我，和我有著同樣感受的摯友。失去這樣一位亦師亦友的父親，我心裡的撕痛和失落感久久未能彌合。直到父親走了許多年後，我才有勇氣

去回憶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父親出身於寧波老家的名門望族，當年家中男女傭人過百，光是丫頭老媽子就住了二十間房。父親在家中排行老么，兩位兄長幼年早夭，他是家中唯一長大的男孩。在痛失二子之後，祖父母對父親的寵愛呵護程度可想而知。但父親身上完全沒有那種纨绔子弟吃喝玩樂的惡習。他從不亂花一分錢，尤其看不慣他那幾位受過高等教育，卻整天打麻將不務正業的親戚。

我的曾祖父一生致力於教育，曾任四川及江西學政，滿清末年告老還鄉，在寧波提倡新學，創辦了寧波、鎮海兩所著名中學堂。令人不解的是我祖父本人也受過高等教育，卻對子女的教育並不關心，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還只請一位晚清舉人到家中教古書。我父親沒上過小學，十多歲時才讓他進中學插班。到了學校父親才知道世界上還有數理化這些課程，不過他很

快就適應了學校並從此一直考第一。上大學時父親還給教授當助理，批低年級學生的作業掙零花錢。畢業時即由這位教授推薦進了華茶公司工作，從此就一直靠工資生活，不再動用祖上留下的財產。四九年後父親就象當年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積極要求上進，曾努力向組織靠攏。作為家中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父親在公私合營時將祖上留下的所有房產股票統統交給了政府。可惜這些並不能改變他的家庭出身，他永遠只能是個黨外人士，文革中還為此付出了沉痛代價。

小時候，我有點怕我父親。父親每天早出晚歸，我們平時基本上見不到他。休息日他也在自己房裡埋頭工作，只有吃飯的時候才出來一下。我從來不記得父親抱過我，也從未在他的膝頭坐過。但是父親對我們姐妹倆的愛和關懷，是從他平日每一個細微動作中流露出來的，越是年長我

就越能體會到這一特殊的父女情結。

五十年代初盛行光榮媽媽，許多生活本來就不寬裕的家庭還阿五阿六地生個不停，按我父母當時的收入，是普通工人家庭的好幾倍，即便有八九個孩子生活也不

會差，但我父親十分果斷地決定不管是男

是女，生兩個就夠了。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尤其父親是家中的獨子。我記得小時候常有親戚慫恿我去向父母討個弟弟，當時我並不太明白他們的用意。六十多年

前在這個大多數靠男人出賣體力養家的農業社會裡，許多人把生兒子傳宗接代當作人生的頭等大事。父親當時的決定與世俗的偏見是格格不入的。即便是今天還有不少東躲西藏的超生遊擊隊以生兒子為人生目標，甘冒巨額罰款的風險。而我父親在當年就很開明地認為男女都一樣，也很堅定地相信他的女兒不會比別人的兒子差。

從小父親就對我一直很嚴。偶爾帶我出門，從不給我買任何東西。有時我忍不住告訴他我口渴，他會說回家喝水。我說我肚子餓，他會說回家吃飯。弄得我很不情願跟他出門。他自己在單位食堂吃飯，幾乎每頓菜金都不超過一毛錢。他老說，國家還很窮，許多人生活都很困難，我們在上生活上不要超過其他人。不過當他的同事家中有困難時，他會好幾百的拿出來幫他們渡難關，也不要他們歸還。後來這些錢還成了文革中批判他用糖衣炮彈拉攏革命群眾的罪證。

記得還沒上小學前，有一次我看到父親書桌上有印著紅字的單位信箋，覺得很好看，偷偷撕了一張拿來畫畫。父親發現後把我喊到書桌前，很嚴肅地對我說：「這是公家的信箋。凡是公家的東西，哪



↑父親來美探親時攝於爾灣家裡。



↑父親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攝於上海的公園。

怕是一張紙都不能拿，拿了就是貪污。」從此以後，我對任何占公家便宜的行爲都很鄙視，因為父親告訴我那和貪污沒什麼兩樣。

五六歲時的一天，午飯後父親要我學掃地。他讓我一個人在房裡掃，其他人都不能進來。等我掃完後，他走進來檢查，發現有地方不乾淨，就讓我重掃。我一遍

腿，希望她吃不完能分點給我。保姆也想這麼做，但父親不允許。我有時夾到自己不喜歡的菜，就會隨手放到保姆的碗裡或菜碟裡。如果被父親看到，一定不讓我挑食，逼著我把菜拿回去自己吃完。很多年後，在我真正明白人與人應該是平等的，對每一個人都應該尊重時，我想起了小時候過年餐桌上的那些情景。

改革開放後，工資和物價跟著水漲船高，原有的工資差別在退休以後已經變得明顯了。然而父親對此並無怨言。他總說過去拿錢比別人多，已經很不錯了。父親很節省，家裡東西壞了常常自己修補，也不肯輕易爲自己添置新衣新鞋。父親去世前，有一次鄰居家失火，居委會讓大家捐錢。直到他們貼出捐款人的名單和數目，我們才知道父親悄悄捐了錢，金額是全居委會最高的。

父親深厚的國學功底和經濟法律方面的專業知識，一九四九年以後統統被貶爲封建資產階級的殘渣餘孽，只有進垃圾箱的份。唯有會計知識總算還能在記帳本上爲人民服務了幾十年。儘管如此，父親依然對學習有濃厚的興趣。他退休後來美國探親，每天早晨都帶著筆記本到附近大

又一遍地掃，他一次又一次地檢查，但只讓我重掃，並不說哪裡不乾淨。我邊哭邊掃，掃到天快黑了。保姆看不過去，偷偷跑來幫我，被父親攔住。就這樣我一直掃到父親滿意爲止。我想他是要我自己找到沒掃乾淨的地方，而不是讓

別人來告訴我怎麼做。從那次以後，保姆掃過的地我都能重掃出一些灰塵來，因爲我學會了去看一些別人不在意的地方。

三年困難時期（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我剛好上小學，只記得上課時肚子一直很餓。保姆試著用最少的米做出最多的飯，鬆鬆的好像是空心飯，根本不耐餓。炒菜的油不夠用，祖母在油瓶上做了

學圖書館去讀書做筆記，回上海整理後寫了好幾篇有關國外會計知識新動向的文章，送到專業雜誌發表。我在家每天都有讀書的習慣，大概也要歸功於父親的言傳身教。

父親曾經很嚴厲地指出我的錯處，但同時又能看到連我自己都不曾察覺的長處。他總是在我猶豫不決時給我鼓勵，在我沾沾自喜時給我忠告。他平時很少當面誇我們，但我知道他在親戚朋友面前常常爲自己兩個女兒的點滴成績而感到自豪。

父親去世前不久我曾回了一次國，每天我都到他的病房裡陪伴他。我看到父親病重的樣子，心裡很難受。和妹妹商量決定如果那一天真的來臨，要讓父親活得有品質，走得有尊嚴，不要盲目地爲了延長生命而讓他多受苦。我們請了一位護工在醫院照顧父親，但我還是搶著替父親擦身倒尿盆。父親老爲讓我幹這些活而覺得歉

標記，規定每星期的用量不能超越標記。我也學著和成人一起精打細算，唯恐家裡糧油吃過頭。同學中有人家裡變賣東西換黑市食品帶來學校吃，讓我們羨慕不已。父親那時因爲營養不良，得了嚴重的浮腫病，連走路都有困難，還住院治療了一陣。但他還是不准保姆去買黑市食品，說是不能搞特殊，儘管家裡並不缺錢。等我認字後，有一天我發現父母床頭櫃的玻璃底下壓著許多當時很珍貴的過期票證，其中有不少一兩票面的油票，驚得大叫起來，拿著那些票證沖到祖母的房裡問是怎麼回事。後來我才知道，就在我們全家老人孩子都吃不飽的情況下，父母還是每月省出一兩油，算是上繳給國家，爲國家分擔困難。那時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少買一兩就少了百分之二十！這些上繳的票證放在玻璃板底下誰也不知道，這麼做完全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默默的奉獻。

在副食品供應緊張的年代，我們只有在過年時全家才能配給到整隻的雞。在餐桌上父親總是把第一個拉下的雞腿放在保姆的碟子裡，感謝她爲我們全家辛勞了一整年。另一個雞腿才是我和妹妹一人一半。我很愛吃雞，老盯著保姆碟子裡的雞

意，護工也說那是她份內的事，可實在不知道除了這些我還能爲父親做些什麼。其實我這麼做也是爲了減輕自己不能長期陪伴照顧父親而產生的愧疚。父親走了，走得很安詳。我們沒有用氣管插管來延長他的痛苦，也沒有興師動眾地舉行追悼會，因爲父親在意的是生活的品質，而不是無意義的喧鬧張揚。他就像世上無數普通的父親一樣，給了他的孩子生命。不同的是，我的父親給我留下了世間最大最珍貴的遺產，那就是讓我知道如何成爲一個正直的人。這，讓我終身受益。

記得我去插隊時，父親對我說過唯一的一句離別贈言是：「妳要爭氣！」父親從不對我提任何要求，但就因爲父親這句話，在人生道路上我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能最後挺過去。這些年一路走來，我可以對父親的亡靈說，我一直都在盡我的全力爲你爭氣，爲我們家爭氣。



個人愛好：閱讀，郊遊，當義工。現爲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員。

盛紅女士，字沛源。祖籍浙江寧波，一九五三年出生於上海市。及長，適逢文革，十三歲失學，十六歲赴江西瑞金插隊，二十歲上大學，畢業後留校繼續深造。一九八五年赴英國留學，取得學位後到美國，先後在芝加哥附近的>About Lab，及洛杉磯附近的ULVA工作，曾發表科研論文二十餘篇。一九九七年後自行創業，現已退休。

祖父治理都江堰的對聯

張良羽一文

從某種意義上說，成都平原的開發歷史，就是蜀國人民世代治水的歷史，而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正是這一歷史長河中最著名的水利工程。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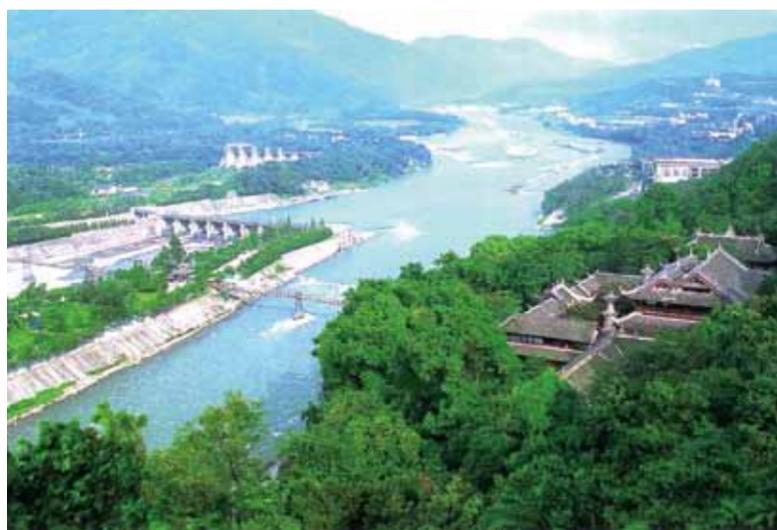
江堰位於中國四川岷江上游末端龍門山脈和成都平原斷陷盆地的結合處，是公元前二五六年戰國後期，秦蜀郡守李冰在古蜀國治水工程基礎上組織人民創建的灌溉、防洪、漂木、和工業用水等多種功能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歷經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各個時代，至二〇一七年，已有二千二百七十三年之歷史。

世界上所有古老大型的水利工程，均隨時光流逝遭受泥沙衝入而逐年淤滿管道，以致工程失效而消失。古巴比倫王國建於幼發拉底河上的納爾—漢謨拉比渠和古羅馬的人工管道都早已荒廢，唯有中國四川的都江堰，充分利用自然水利資源及地形地勢，成功地解決了分水、引水、泄洪、排沙等水利工程技術上許多複雜問題而獨樹一幟，成爲順應自然、乘勢利導、

無壩引水排沙的水利壯觀。兩千多年以來，都江堰獨步千古，持續地發揮效力，永續利用，長盛不衰，充滿活力向前發展，成爲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蹟，人類優秀文化遺產中的一座豐碑。一九八二年被國務院列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〇〇〇年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第二十四屆大會確定都江堰爲世界文化遺產。

千百年來，人民造就了偉大的都江堰，同時也造就了與都江堰混爲一體的名勝古蹟。那肅穆幽美的自然風光和延綿不斷的歷代人文景觀，是川西壩子一道獨特靚麗的風景線。二王廟是都江堰第一園林，是紀念都江堰的開鑿者李冰父子的祀廟。它位於都江堰內江東岸玉壘山麓，負山臨水，隨山造勢，重樓凌空，亭閣相扶。廟宇掩映在青山叢中，與都江堰「魚嘴分水大堤」隔江相望。二王廟大殿門兩

旁，陳列著我的祖父親筆用隸書字體揮毫而就的一副治水對聯。七十年來，這副對聯默默地見證著二十世紀都江堰的歷史功臣——我的祖父張沉和我的父親張世齡那鮮爲人知的治水事蹟。



↑都江堰全景。



↑中華民國台灣鉅工水電廠石門水電廠廠長張良棟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康省水利局首任總工程師張世齡



↑中華民國四川省水利局首任局長張沉

張沉，字子聰，一八八〇年三月十七日生於成都，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官費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專業。日本東京「中國同盟會」創會會員、四川水利知事、「四川工業講習所」所長、中華民國四川省水利局首任局長。「四川工業講習所」後更名爲「四川甲種工業學校」，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其中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陳毅，他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就讀於該講習所，在校長張沉的幫助下，考入勤工儉學留法預備班。於一九一九年得到張沉集資幫助後去法國留學。

據《四川水利志》記載，祖父張沉連續治理都江堰近四十年，三次主持大修都江堰，是都江堰歷史上治堰時間最長的堰功。

一九三三年，疊溪地震徹底毀滅了都江堰，重建都江堰的歷史使命自然落在了祖父肩上。他萬難不辭，安排自己的小兒子、我的父親張世齡從高中輟學，跟他一起奮戰在重建都江堰的工地上。

一九四六年，祖父總結了歷代先賢治理都江堰的經驗，以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務管理處處長的身份，將都江堰的治水格

言編入了一副對聯，並親筆用隸書揮毫，寫下了這幅對聯。上聯：「深淘灘，低作堰，懿訓昭垂，爲準爲則」；下聯：「灣截角，正抽心，儀型足式，無頗無偏」；落款：「丙戌年仲秋月，四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務管理處處長張沉敬題」。

「深淘灘，低作堰」傳爲李冰治水六字訣。「深淘灘」指都江堰每年歲修淘淤時，必須淘至內江鳳棲窩山腳下的河床底部所埋的「臥鐵」顯現爲止，使內江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低作堰」是指「飛沙堰」不宜築得過高，否則會影響其泄洪和排沙效果。「灣截角」指河床彎段採取凸岸截角，與凹岸挑流護岸相配合，使彎道改得順直一些，減輕主流對凹岸的冲刷。「正抽心」指遇到順直的河段，河道岔溝多時，應當疏深河槽中間部分，再利用水流沖大其過水斷面，使主流改直，防止洪水冲刷堤岸。「懿訓」是好經驗，「儀型」是良好的制度和法規，「足式」之意是足以作爲完善的模式。

祖父張沉親筆書寫的這幅都江堰治水對聯，七十年來被人們超越世態炎涼、人間滄桑，妥善保存至今，陳列於二王廟大殿門上，實在難得。

這副對聯「乘勢利導、因時制宜」的治水思想，哺育了我的父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水利總工程師張世齡的治水理念。

一九三八年，父親考入唐山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成為茅以升教授的高才學生。抗日戰爭期間，唐山交通大學（其前身是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創建於一八九六年，即當今的西南交通大學）的校長茅以升率領師生，歷時七十多天，行程兩千餘里，抵達貴州平越（今福泉），在秀麗的黎峨山下，清澈的犀牛灘畔，繼續辦學，土木工程是學校具有傳統優勢的學科。一九四二年，父親以優異成績畢業，他是在貴州平越畢業的優秀學生之一。

父親畢業後，馬上回到了成都，任四川省建設廳技士、都江堰流域堰務管理處工務科科长，負責工程技術。時年，父親二十六歲，祖父六十一歲。他們徒步行遍了都江堰流域，尋找水源，勘測地勢。在祖父治水對聯的啓示下，父親為四川的水資源設計出「長藤結瓜」的系列水利工程，不斷擴大都江堰流域受益地區的灌溉面積。祖父張沅、父親張世齡因為對都江

堰做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被都江堰流域的父老鄉親稱為「當代李冰父子」。父親張世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任命的第一代西康省水利局總工程師。

這副對聯「乘勢利導、因時制宜」的治水思想，也哺育了我的堂兄張良棟。他自幼耳濡目染，祖父對聯的治水思想早已在少年堂兄張良棟的心中紮根，成就了他治水的理想。

一九四七年，堂兄張良棟從祖父創建的四川省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專業畢業後，被「台灣省電力公司」高薪聘用。十九歲的堂兄告別親人、告別故鄉，赴台灣應聘。從此，堂兄張良棟為台灣的水力發電建設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工作了四十六年。他先後擔任鉅工電廠廠長、石門電廠廠長，在日月潭的大觀電廠、鉅工電廠、桃園縣石門水庫的石門電廠工作，研究開發利用日月潭和石門水庫的水力資

源，把它們用於發電。

台灣電力發展的歷史就是台灣的建設史。日月潭和石門水庫的水力發電工程，因為有了堂兄張良棟秉承祖父治水對聯的思想，而成為台灣的「都江堰」。

學土木工程的祖父，把中國特有的文學藝術形式「對聯」，用於總結都江堰的治水之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自己的兒子和孫子。

一九七八年秋天，父親寫過一首詩：《游望江樓感懷》。其中有幾句是這樣的：「少年意氣高鬥牛，遨遊江樓不知愁；負籍三省為學技，願鑿離堆引清流。」這裡的「離堆」是指李冰開鑿寶瓶口時鑿出來的石料，堆在那裡形成的石堆和分離出來的石頭形成的石堆，意指都江堰「寶瓶口」處分開的河床旁邊的一小塊山地「伏龍觀」。我知道：我的祖父和父親，還有祖父的治水對聯，永遠在都江堰的流水中活著，活著！



華人寫作協會會員。

張良翎女士，獨立音樂人，AAUW 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會員。AVC 藝術專科，LACC 音樂專科，UCLA 中文學士，CSULB 亞洲研究碩士生。文章散見於中國《全國政協辛亥革命網辛亥後裔》欄目、南加《世界日報》、《中國日報》和《國際日報》。著有《都江堰的歷史功臣張沅父子》（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北美南加州

目睹徐蚌會戰

曾吉林一文

回憶我在小學年代，我們的國文老師常常講述古詩文天祥、岳飛、孔明等諸位的愛國故事，而且講得活影活現。所以在我心裡常想要做一個大丈夫，後來我順利地進入了會昌中學，那時日本軍已經攻佔了中國一些領土。我每天上課前，首先一定到閱覽室看報，每見到日本鬼子的暴行即痛恨之至。尤其在國文時，老師又愛講一些愛國偉人的故事。

從那一刻開始我便更立志將來要做個救國救民的壯士，後來日軍進攻南昌，恰逢蔣委員長「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我便毫無猶豫報名參加，因為有得到昭源長兄的支持，故未受到母親的阻擋。雖然自己身高體重均未達到標準，結果還是通過了。

隨即拜別母親和家人以及全校老師、同學在他們熱烈歡送之下，跟著領隊步上征途。到達瑞金東門外半山一所大廟，當時受到先來同學的熱忱歡迎，翌日即開始訓練和政治課等，除作息時間外整天都非常忙碌，等到各地從軍人員到齊後，「團長顧蓉君」第二重機槍連，由於體力不強，轉調至師部通信營第二連「收發電報」這些訓練，我非常感興趣，俟全部訓練完，即奉令赴緬甸。

未料第二天正要出發之際，突聞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個個歡欣鼓舞，上峰下令可辦理退伍或留營任由選擇，當時我感到國家抗戰八年已民窮財盡，即決定留營。

次日即轉往浙江紹興，俟一切就緒，即送往杭州西湖靜寺國防部預備幹部局特設杭州青年職業訓練班，我被編入通訊無線電收發電報組，那時上面已邀請全國最著名老師教學，約半年多結業，即奉派到陸軍第六十三軍。「原六十三師師長林燦」後改編六十三軍軍長陳章，陳耀坤同學和我編入六十三軍軍部通信營，無線收發電報，我們並在蕪湖等北方前來的六十四軍到達後即沿鐵路至蚌埠，每到一個地方至另一個地方，本營打前站都派我代表，和其他各營代表同時出發，最後



↑ 國共內戰時的歷史照片。

一站即宿遷，還有使用的房子，多係有錢人的客廳做報房，以便架設天線比較方便，次日俟直屬各單位到達，那時已聽到炮聲「轟轟」我們即知邊沿地區我們作戰部隊已和共軍接觸開戰，我們電台同事們均感自己生命朝夕難保，下班多往市妓女戶跑，陳耀坤和我比較保守，害怕染上性病不敢去，因此所有急電報多由我二人完成。

由於我工作過度疲勞，生活條件又差，而我又染上吐下瀉且毫無胃口，但仍日以繼夜，有時看到士兵手搖發電機無力時，我和陳耀坤也得幫忙，有一天我突然昏倒地上，不知人事，等我張開眼時才知道自己睡在浦口野戰醫院。

治療期間，陸續送來的多係斷手斷腳殘缺傷員，經治療他們在病房述談戰場經過，其中有位記者出身校官，他說：「從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八日，共軍即層層包圍第六十四軍，黃百韜在碾莊廳，那一帶在街路上，滿是屍體。不幸的我部，趙壁光率全師投共，軍長澤浚被俘，四十四師長劉聲鶴舉槍成仁。共軍手握主力重兵的粟裕子十一月十五日奉調至碾莊一帶，當時毛澤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等

重大使命，是為至要。順頌：戎祉。中正。」

黃百韜讀完後，心中一陣熱淚，他知道蔣總統對他的期許，看完信後，黃百韜把信給陳士章，他們抬頭一看盤旋的飛機，也許國防部有人在上面視察，坐在機上正是總長顧祝同，且正靠著舷窗看見黃百韜的防區，也目及徐州東援部隊離碾莊大約十里左右為何攻不破？大許家救不了第七兵團，但將視線看到共軍陣地黃百韜兵團外，正有厚厚的共軍。邱、李兵團對共軍陣地真是難上加難，空軍少校為黃百韜接通地對空電話，他聽到顧祝同的聲音問：「煥然，身體好嗎？」黃回答說：「總長，很好。謝謝。」總長激勵黃鼓起為黨國盡忠報國，成為這次徐蚌會戰第一英雄，黃說：「請總長放心，七兵團與共軍戰到一兵一卒，只是……。」顧祝同明白「只是」後面的意思。他覺得應對黃講實話：「邱、李兵團在大許家、薛家一帶重重被圍，看來困難重重。煥然：我想你能全力突破，和邱、李會合更好。」黃早知總長要他好自為之，黃回答：「好吧。我不會忘記總長厚愛，和總統栽培，就犧牲到底就是了。」



↑徐蚌會戰時的歷史照片。

策劃下：其第十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軍，和蘇北兵團的第二、第十二縱隊，及中野第十一縱隊，大約有七十萬以上兵力，裝備接收日軍裝備，而國軍兵力約二十五萬，而且分佈在各地區諸如：在隴海鐵路，惟黃百韜在一片混亂的碾莊，目及街道上滿是屍體疊疊，他正要去巡視第二十五軍，他想到去巡視時，又想起昨晚在碾莊西部的彭莊的賀台子，被共軍擊破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受傷逃回碾莊。第四十四軍因趙壁光臨陣投共而崩潰，軍長王澤浚被俘。不到十天黃百韜的防禦陣地失去二分之一多，尤其可怕的他

接著戰況越來越不利，黃百韜為貪圖五個軍編制在新安鎮浪費了時間後悔，這時對鎮湘副軍長喚黃百韜食飯，黃食了二口就不食了，這時團長張秀越向情報處處長廖鐵軍報告：「共軍來人勸降！」黃有意拖延，共軍立即大軍衝入大院，黃與劉鎮湘退守吳莊，槍炮聲跟隨在後，黃看了一下，至屋內長嘆一聲：「我老了又多病，我死了還可使人知道國家有一個忠心耿耿的人。」楊延宴副軍長上前一把握住黃，黃東躲西藏，惟密集子彈射來，黃抬頭一望，他不再堅持，右手摸住腰際手槍，拿住板機一扣，身子立即倒下。楊副軍長大吃一驚，淚水從雙眼而出，他用

手槍抵住黃的胸部，扣動板機，黃百韜「哼」一聲便不動了。接到幾個共軍問他是誰？楊說：「我是伙伙，死的是伙伙頭，他是我哥哥。」共軍看他滿面是血又穿士兵服轉身就走了。楊抹去眼淚，用刺刀挖開一個坑，最後掏出一煙盒在黃的口

統帥的五個軍已被殲滅三個軍又一個師，被共軍擊破，軍長陳章殉難，第四十四師在曹八集也被並軍擊敗，師長劉聲鶴說：「這是他的死地」，隨後被共軍擊敗，師長劉聲鶴說：「完了，完了。」隨即舉手槍自殺成仁，讓黃百韜亦感到面臨絕境的驚慌。」

黃百韜知道共軍一貫喜用先圍援戰的戰術方式，便想到徐州的東援計劃一定凶多吉少，而且想到國戰史也從沒有幾個例外的拼死相救的例子。如此正好像沒有炮彈的大砲，不就是一堆廢鐵了嗎？這四十七師師長張靈甫要黃百韜拉兄弟一把，黃百韜不禁打了個寒噤，他想到只有二十五軍和六十四軍最具作戰實力，黃百韜的希望都寄托二個軍上，二十五軍士兵正趕築工事，突然發現他們的司令官身著筆挺軍服帶軍階勳章，黃百韜從旁走過即知道他的處境，這時一架飛機在碾莊上空，士兵們正抬頭等食物。

這次除了投下食物外，還有蔣總統寫給黃百韜一封信，內容為：「煥然司令弟勳鑒：此次徐淮會戰實為我軍革命成敗，國家存亡最大關鍵，務希望所部切實訓導同心同德，團結奮鬥，期在必勝，完成

袋一張「來賓證」三個字「十七號」，他知道那是晉見蔣介石總統的特別通行證。這時正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早上四時，楊副軍長隨後而去。

總之，整個徐蚌會戰的失敗，係國防部內的核心作戰廳廳長郭汝瑰，外有馮治安、許朗軒（以上均為共黨份子，後二位亦參加作戰計劃而且下達命令後，又隨時變卦。）因此動搖軍心，其計劃多以配合共軍需要為目的。我軍內部諸如：孫良誠的第二六〇與二六七兩個師，平時常受盡正規軍嫡系部隊歧視，加上孫本人及其手下一直不得志（因一些嫡系看不起雜牌軍），因此機會一到，三千多士兵帶著大批武器彈藥和三十多輛滿載運輸車投降。另外嫡系各軍團自己也不團結，為保住自己實力，也不願支援別人，最後戰況才會如此。

徐蚌會戰注定了國軍潰敗，這麼多年後回頭想起來，仍然令人唏噓、怨嘆。



曾吉林先生，江西會昌人，一九四四年十月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入伍從軍，退伍後考入海軍官校四七年班，畢業後在艦艇各職服役，爾後考取外語學校留美儲訓班赴美進修，結業後任三軍大學參謀官，後調至基隆海軍第三造船廠首席驗估工程師，次年晉升課長。奉准退役後，在陽明海運服務十餘年，後應聘來美，在聖塔摩尼卡學院任教。退休後，擔任慈濟功德會義工，現任爾灣。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候補監事及「永久會員」。

神奇的夢裡尋母記

陳有為一文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國軍失守，中國共產黨統治了中國大陸。很幸運的是，那時我是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東北失守，學校就從青島南遷到廈門，共軍才渡過長江，我們就先一步搬到台灣左營。

退到台灣，我們再無退路，沉痛的檢討，大陸的失敗最大的原因，是我們的部隊都潛伏有中共的情報人員（匪諜），部隊還沒有行動，中共早就知道。為保守台灣，那時最高的口號是：「保密防諜」，防止洩密，我們被禁止以任何方式與大陸通訊。

中共軍隊號稱「解放軍」，所到之處即發動人民清算鬥爭，凡與國民黨有關人士，被列入黑五類之首，先父是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伐革命的軍官，他雖已過世，他的親屬還是中共要清算的對象，那時我母親是寡居沒有收入，還要養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她原希望有一天她的兒子會穿著漂亮的軍服回家，光宗耀祖。現在好像一切都成空！有消息說，我們家財產早已全被充公沒收。我日夜在想她們怎麼生活！

我有幸逃過了共產黨的清算鬥爭，卻逃不過台灣白色恐怖的陰影，那一段時間在「保密防諜」的大口號下，只要有一點嫌疑，都很可能被送綠島管訓，少說話是安全保身之道。

有一件神秘的事，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發生，有幾年時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做同樣的惡夢，夢到自己偷偷地回家鄉去找我母親，但還沒有到家，就覺得有中共的士兵在後面跟蹤，我又躲又跑，每次都是快被追上時，我從夢中驚醒，出了一身大汗，好像我真的很在跑一樣！

一九八〇年台灣開放與中國大陸交流後，我終於接了四十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到台灣團聚，有一天我想起了做夢回家的神奇夢境，就跟母親說起這件事。她馬上就想起來，差不多是在我做夢的那段時間，我母親家裡發生的一件事。

她說：「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著，村幹部三個人全部武裝，手持步槍用力在敲我家的門，我被驚醒開門。他們說：『有人看到你兒子回來了，快把人交出來！』我回答說，我的兒子是在台灣。」

「他們就說：『搜！』馬上床底、衣櫃、天花板，都搜查，什麼也沒有找到，這才恨恨的要離開，臨走還反過身用槍托打我一把，差一點把我的手打斷了。這就是共產黨的一貫作風。我被打了，也無處可投訴！」說到這裡，我母親還很恨共產黨的殘暴，指給我看是那裡被打傷。

我想，一定是有人看到我（也許是我的靈魂身影）出現在朱子龍村，他們知道我是海軍軍官，怕我回來報復，才出動三人來搜查。

這真是一件我終生難忘的神祕而又真實的故事，是大時代裡的小小插曲。

【作者註：本文原以英文寫作，題目是〈Mysterious Ways〉，在《Guideposts》雜誌二〇一六年九月號第三十三頁刊出。】



陳有為先生，海軍官校四〇年班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畢業，一九七〇年聯合國獎學金赴希臘進修，一九八七年任外交官派駐紐約。退休後專心投入抗老保健之研究，著作有：《E世紀自然健康長壽》、《健康一把草好運跟著來》、《E世紀最新抗老概念》、《E世紀健康教育》、北京吉林出版《終極抗老計劃》等。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監事及「永久會員」。





抄家

盛紅一文

一九六六年初夏，我家所在的那條弄堂已是天天鑼鼓聲不斷，造反派挨家挨戶地抄家，有的還挖地三尺，有的被抄了七八遍。隔開兩個門洞的戴先生曾是國民黨的錢幣司長，這時家裡住進了北京來的紅衛兵。夏天時家家戶戶都開著窗，半夜裡皮帶抽打聲叫罵聲伴著哀嚎聲傳來，聽得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聽說老先生的肋骨被打斷了好幾根，進醫院搶救去了。

我 父母知道我家這次是躲不過去了，很早就採取了行動。首先請保姆回老家，家務全部由我和妹妹兩個頂上。其次是盡可能地把生活必需品買齊，把錢花掉。因為一旦工資和存款凍結，我們至少暫時還不用為日用品短缺而擔心。父親拿出所有的票證，不管需要不需要把能買的都買了回來。那個年代什麼都憑票供應，光有了錢還買不到東西。記得那天聽到中百一店在賣全毛三股絨毛線，二十五元一斤不收票，母親立刻讓我帶了一大疊錢趕去，一口氣買了四斤，弄得營業員以為是小孩子胡鬧，好說歹說才肯賣給我。

最重要的是要把家中與過去有關的一切清除掉。父母認為保命要緊，其它身外之物都可丟棄。我和妹妹還小，不怕被人抓，曾半夜三更提心吊膽地扛著整箱的蠟燭台等所謂的四舊物品，丟到離家較遠的垃圾箱。接著是燒掉所有有文字記錄的東西，包括族譜，舊照片，舊帳本，舊記事本，那些都可作為變天賬致家人於死地。還有各類書籍，無論是中文還是外文書除了馬列著作和字典外，全部撕下布書面後被丟進火裡。家裡十幾件明清時代的瓷器古玩全部被父親用榔頭敲碎丟棄，下面的雕花紅木支架也用斧頭劈開丟進火中。我家曬臺上有一個用磚和水泥砌成的狗房，因為不養狗所以沒有房頂，這時就成了我家的焚燒爐。父親整理出來的書由我燒，從早到晚整整燒了三天，直到里弄裡有人來問為什麼我家的曬臺一直在冒煙，才不得不停下來。有些來不及燒的線裝書因此而逃過一劫。

最後一件事是把家裡所有的旗袍和西裝用刀片割開。那時我和妹妹正快速長高，這些當年很貴的綢緞和呢料就被我們很快改成一堆不倫不類的衣服，顏色太漂亮的還買些染料來染成黑色，好多衣服後來因為衣料太不合時從來沒穿過。就在那時我學會了縫紉和編織。父親有許多領帶，被我們紮成好幾個拖把，

弄髒後和揚州八怪的字畫一起丟到曬臺上淋雨，免得被造反派發現後多一條罪狀。

夏天將過時，該抄的都抄了，漸漸地抄家的敲鑼打鼓聲也稀疏了，我們也不再因聽到鑼鼓聲漸進而嚇得躲在門後不敢出氣了。就在一切似乎即將過去的時候，九月二十三號，我永遠也忘不了的一天，震天的鑼鼓聲越來越近，最後停在了我家門口。一陣瘋狂的敲門聲把我妹妹嚇哭了。我當時心在狂跳，渾身發抖地走進祖母的房間，只說了一句「他們來了」。

祖母會意，很冷靜地拿起手邊的《紅旗》雜誌來讀。跟在我後面的造反派將我推開，一把奪過我祖母手裡的雜誌，讓她把所有的錢交出來。

後來我才知道，來抄我家的造反派並非來自我父母的單位，而是我祖父以前持有股票的工廠。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父親作為家中唯一的繼承人，早已將所有祖上留下的房產和股票交給了政府。記得公私合營後，我家的房產按規定每年能拿八百元定息，那時的八百元相當於普通人一年的工資，可父親堅決不要。祖母有一年去拿了，還被我父親退了回去，為此親戚們還常說我父親傻。沒想到這次來抄家的，既不是房管局，也不是祖父當大股東的工廠，而是家裡沒人記得的一家小小的紡織廠，那時叫國棉廿三廠。

家裡瞬間就被幾十個造反派翻得一塌糊塗，所有的抽屜，所有的櫃門都打開，裡面的東西倒了一地。父母的房門鎖著，被他們打電話去單位追問。我則被兩個造反派押著去南京西路我姑母家。我告訴他們姑母家已經被抄過了，但他們還是要去。從我家到姑母家不過幾個街口，我當時



走得很慢，還故意繞彎路，一路在考慮怎麼辦。最後我決定只能順著他們，因為如果我半途逃跑會讓父母罪加一等。

從姑母家回來，天已經黑了，父母也回來了。造反派沒有抄我父母的房間，因為父母一進門就把所有的存摺、現金、金銀首飾，外加當時認為很值錢的照相機、望遠鏡，統統交給了造反派，算是主動交代。後來我才知道，我幼時作客戴的一條切割得很漂亮的玻璃項鍊，也被抄走了，因為造反派認為那是鑽石項鍊。倒是我們小時候玩過的銀質玩具，和從我會祖父的清朝官服上拆下的一些金鈕扣，混在針線羅裡沒人認出而留了下來。

當年我和祖母合住一間朝南的大房間，妹妹住朝北的小間。造反派在這兩間房門上都貼了封條，只讓我們把小床移到我父母房間靠窗臺的地方，說是讓我和妹妹兩個擠著睡。又把以前保母家鄉來人時，臨時用的兩條長凳和幾塊木板架起來，放在曾用來堆放箱子雜物從不睡人的亭子間，讓我八十歲的老祖母睡。朝北的亭子間不過八個平方米，周圍一圈疊起來放雜物的箱子上都被造反派貼了封條。我祖母活了一輩子從沒有住過這樣的水泥地房間，加上這年的冬天奇冷，窗上結了厚厚的冰，到中午都不化。老人因此得了感冒，很快轉為嚴重的哮喘，以後就持續多年不時地送急診，接氧氣，直到我們下鄉後才去世，這是後話。

那天誰都忘了晚飯。造反派走了，只留下五十元生活費，這就是我們的全部錢財。我上床後蒙住被子，開始哭出了聲。我的天地忽然間顛倒了，我最尊重的父母和祖母一下子成了階級敵人，而我也成了狗崽子。我不知道以後怎麼上學，怎麼面對其他人，別人又會怎麼對我。苦難就這樣降臨了，那年我才十三歲。



盛紅女士，字沛源。祖籍浙江寧波，一九五三年出生於上海市。及長，適逢文革。十三歲失學，十六歲赴江西瑞金插隊，二十歲上大學，畢業後留校繼續深造。一九八五年赴英國留學，取得學位後到美國，先後在芝加哥附近的Arling Lab及洛杉磯附近的UCLA工作，曾發表科研論文二十餘篇。一九九七年後自行創業，現已退休。個人愛好：閱讀，郊遊，當義工。

傳奇的小金人——一座金像獎的故事

楊華沙一文



一一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我受邀參加中國「好萊塢奧斯卡之夜」，在比華利山莊一座豪宅裡，那是電影《教父》曾經拍攝的地點，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握到這座與眾不同的金像獎。

當晚，小金人之主，電影《雨人》(Rain Man) 最佳編劇巴瑞莫若 (Barry Morrow)，將這座小金人交給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也是前中央電視台名主持人崔永元帶回中國一年，借此鼓勵大家對殘障、弱勢人們的關懷和支持。木盒子裡躺著著小金人，巴瑞放進去他寫的卡片，和我翻譯的中文記載，現將內容分享如下：

這座金像獎——世界聞名的「奧斯卡」獎，是電影編劇家巴瑞莫若送給猶他州 (Utah) 的禮物，是他在一九八八年為「雨人」這部電影所做的貢獻而得到的。

莫若寫這個故事的靈感，來自於他遇見猶他州的居民 Kim Peek，一位「天才博學者」，他的博學及記憶大概就在人類史上最驚人的。

莫若接受金像獎沒多久，他大力推薦 Kim 和他的父親 Fran 帶著這座金像獎，開始他們的教育演講之旅。經過二十多年，三百萬哩路，觀眾們聽到他們個人的故事和 Kim 簡單的一句話：「學習及尊重彼此的不同，對待對方就像你希望別人對待你一樣。」

這座金像獎與別座不同，他被四十萬雙手捧過，多數是年輕小學生，這就是為什麼這座金像獎上面的鍍金已經變舊，雕刻上的標籤意外掉落，有缺口、凹痕及變彎了，還向前傾斜。

有一次有人問，為什麼金漆不見了，Kim Peek 總會用他常有的明智嚴正的回答：「它沒有不見，他留在小孩們的手上。」這座金像獎，為紀念 Kim，將永久

存放在猶他州，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永不修復，就是這樣不同。」

我和巴瑞莫若二〇一六年三月應傳媒大學之邀去北京，為這座第一個到中國、且有意義的小金人演講，學生們拿著小金人，臉上流著興奮激動的青春汗珠，讓我也隨之感動，想起我年輕時，在藝校時期那段激情，與他們有什麼兩樣呢？

三月底回美後，不到一星期，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猶他州電影中心 (Utah Film Center) 燒火了，損失慘重，那是猶他州給這座小金人的家，當我看到 ABC 電視台的新聞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巧？太神奇了，這座傳奇的小金人居然逃過一劫，也許上天覺得他的使命未了吧！



楊華沙女士，台灣藝術大學影劇系畢業，美國普林頓大學文學碩士，歷任台灣及美國電視公司及廣播電台節目製作及主持人，在美編寫製作公益宣導片及電視劇。一九九四年擔任本會會長時，兩度應中國作家協會邀請率團訪問中國。獲美國總統柯林頓頒授「加州榮譽公民」，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第四十二屆「海外文藝工作獎」。本會第四、第五屆會長，現為本會理事，及「永久會員」。

簡述訪華講學心得

吳黎耀華一文

原來想趁大陸探親旅遊之便，訪問一些名流學府，沒意料到反客為主，應邀成為五所大學圖書館讀書講座的主講人。甫自大陸探親和講學返美，在此簡述三週的訪華心得。感謝東方出版社及人民出版社，全程派人陪同，照應完善，令我整個行程輕鬆愉快。

一〇一二年十一月我應邀為五大學府讀書講座擔任主講，其中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廣州的中山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講座主題是「從留學生到教育先驅，到民選官員，到總統顧問。」分享我居美半世紀的奮鬥經驗和心路歷程。每場講座，在能容納數百人的禮堂內，都是師生滿堂，座無虛席。其中不少學生遠途從其他校園趕來參加講座。很顯然，我這位半世紀前，身懷一百美金和一個獎學金的留學生，追尋美國夢的成功故事，引起聽眾濃厚的興趣，大家情緒熱烈，提問踴躍。每場講座，都要延長時間，無法按時結束。

我的回憶錄《做不完的美國夢：六任美國總統顧問傳奇生涯》，二〇一一年在北京問世，由人民/東方出版社出版及發行到全國各地新華書店，以及數十網站。目前許多大學圖書館均購有此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別購買數十冊，作為獎品，請作者簽名，並頒發給讀書徵文比賽中的優勝者。廣州中山大學數十位師生，以我這位中大附中初三校友為榮，紛紛上網或到書店購得此書。講座當天，排長龍等待作者簽名留念，其中不少人已讀完此書，這些真情流露，令我又驚又喜，感動萬分。

此行發現大陸的高等教育異常發達，尤其是一流大學，非但科系林立，研究院也多，頒發碩士、博士，甚至於博士後學位。大學圖書館的發展受到相當的重視，不論建築設備都很先進，而且全年開放，服務周全。圖書館也成為學生活動中心，許多重要活動都由大學圖書館主辦。訪北京時，正值北京大學圖書館一百一十年館慶前夕，趕上北大的讀書週名人講座，開始第一場講座。

南京大學在郊區新的校園，花了兩億人民幣，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前門數十台階，有華府國會山莊般的氣派。我到訪南大時，正巧慶祝新館開幕，我被安排為名家講座的壓軸主講。

上海財經大學非但偏重財經科目，也很重視多元化教育。特別為我安排一場講座，鼓勵學生閱讀，分享，成長。

廣州中山大學位於珠江江邊，校園風景優美，擁有完整強大的課程，文理、法商、科技、醫學，全部具備。我曾就讀中大附中初三，又曾在中大校園住過，父親又是國父孫中山的追隨者，所以回訪母校，有回家的感覺。中大圖書館所安排的講座，正好是八十八年校慶前夕，親切溫馨，使我難以忘懷。

香港是此次旅程的終站，邀請學府香港城市大學雖僅二十多年歷史，但成長快速，校園也很具規模，學生近兩萬，院系不少，頒給各級學位，從副學士到博士，是香港八大學府中的後起之秀。講座就在現代化的邵逸夫圖書館展覽廳舉行。這場講座中，我的粵語終於有用武之地。雖然城市大學用英語授課，但也提倡多元文化和中華文化，在講座廳裡還欣賞到中國名人書畫展覽，其中好幾位是國家科學院的院士。

此行有機會參觀到五所一流的大學，看到圖書館專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感到欣慰。所接觸的大學師生和專業人員，都是見聞廣，素質高，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他們在安排講座和接待工作上，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敬業精神，為我的旅程生色不少。



↑中山大學校門。



吳黎耀華女士，南京出生，台灣成長，美國圓夢。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學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育碩士，洛杉磯潔心大學圖書資訊碩士。歷任聯邦圖書資訊科學顧問委員十五年，聯邦高華德教育基金會理事五年，加州社區大學系統教育委員六年，洛杉磯市婦權委員會委員八年。並當選擔任洛杉磯社區大學系統教委三屆，任職十二年。現為亞美音樂演藝基金會創辦人兼會長。

梧桐秋夢

蓬丹一文

本文為第二屆全球華文散文大賽入選作品，收入《夢想照進心靈》一書。

——編者謹識

翻閱著去秋購自中國的幾冊書帙，一瓣葉片從中款款落下。淡褐色的瓣片，透著秋葉辭枝的落寞，垂墜在古都帝陵石板道上。

秋空高遠，一葉凋零，那種孤清之美令我凝睇良久，輕輕拾起，置於心愛卷冊中，隨我越千山，渡重洋，棲止加州橡木製書架如覓得歸宿。眸光過處，總讓我戀戀憶起滄海彼岸金陵舊遊。

年齡越長，越加體悟萬事萬物之遇合皆一場因緣。而「因」得以生長證成化為「緣」，即意味著夢想成真了吧。最初，一縷細若游絲的冥想，如星星之火在內心深處倏明倏暗，牽引著我們織夢、尋夢、追夢、捕夢，當整個靈魂被燎原燃燒，圓夢之日便不遠了。

奔赴那座歷史古城，恰是一場圓夢之旅。

初遇古城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行程重點是當地名山勝水，彼時神州故國對外開放未久，尚不會大興土木加以整頓，雖是六朝古都，城市景觀十分沒落，長巷青苔，世路浮塵，但覺多少樓台煙雨中。山水相逢行色匆匆，當我終於來到長江之濱，「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愴惻感油然而生。其後，我在一則抒懷散文「金陵夢遠」中，描述了這番情景：

「車子在曉霧中穿過南京長江大橋。橋頭石雕呈現著壯美磅礴的氣勢，江面卻灰茫茫地，彷彿沈睡未醒。我心想，這條浩浩蕩蕩的歷史長河，跋涉千里，悠悠歲月，閱盡了人世風雨，讀遍了船隻滄桑，看透了橋墩心事，終於抵達下游的金陵邑，想必已倦累了，所以流露這般煙

靄沈沈的容顏——江水有情，也是會老的啊！」

關於金陵的千古絕唱向來令我醉心，例如杜牧「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劉禹錫「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韋莊「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高蟾「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這些詞章如上好佳茗越品越香，是怎樣一方城池，能夠造就如此傾世傾國的玉骨詩魂？

畢竟只是一名隨團走馬的觀光客，金陵初訪莫若「粗訪」！懷著某種舊歡如夢的惆悵揮別舊稱金陵或石頭城的南京，我默默自語：他日定當重履斯地，穿過雪月風花，行走輕煙巷陌，期能貼近古城靈魂……

緣此，金陵拾夢成為縈懷不去的一種心願。

但是，終究還是必須等待二十年，才再度駐足石頭城下，並幡然了悟：每一種花開蓮成的願望，都要多少千挑萬揀的情絲才能織就！每一次驀然回首的遇見，都經由多少默默醞釀的伏筆方得應許！

重訪那座千古名城，竟然伏筆於一首

詩。

一個晚秋午後，拈一落碧螺春準備沏茶，渴望清茗滋潤擠不出一字的枯腸，卻未注意分量，濃醞在唇齒間泛起一汪澀苦，忙將清水注入杯中，澱積的苦味徐徐稀釋，化為舌尖喉頭一縷甘芳。乍然間，「濃茶宜淡品」之句飛上心頭，彷彿文詞也有翅膀，正在覓尋一片宜於飛舞的空間，於是，我悠然落筆：

濃茶宜淡品 / 清茗當淺斟 / 香囀款款敘說著山間傳奇 / 苦茶徐徐釋出了沉積心事

手握拓印荷花圖案的杯盞，荷葉的碧青與茶葉的墨綠相映成趣。葉片在水中緩緩飄逸、浮動，終於靜靜棲止於杯底，似覓得安定港灣。我的筆探向杯心深處，勾勒一段幽秘情事：

杯盞的包容 / 固然成全了 / 碧螺春與礦泉水 / 一段沸騰的戀情

飲者的溫存 / 方使這段情得以正果收成 / 在輕觸杯沿的唇齒間 / 找到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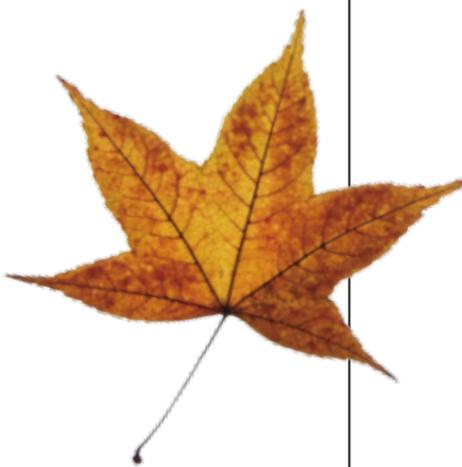
然而，秋日沏茶固然逸趣無窮，仍不時心生難以自遣的感傷，為的是再也無法與母親共品佳茗了。一向喜愛枸杞菊花的母親，四年前中風臥病後，只能飲用添加了增稠劑的水。去歲春夏之交，彷彿對這婆婆大千再無留戀，母親絕塵而去，任我在心底千百次苦苦思尋：

沏一壺碧螺春或枸杞菊花 / 隨茶韻踏遍心靈芳草
且拾掇一縷茶魂香魄 / 溯回慈親猶在的前世……

這闕感慨獨深的散文詩，似乎也觸動了此地詩友的蘭芷寸心，不僅邀我這個只



↑南京明孝陵的梧桐大道。





↑南京明孝陵的石獸路。

往返，終於敲定在金風送爽十月中旬，相約於南京城的梧桐樹下品茗。

梧桐！又是一種我深自喜愛的芝蘭玉樹！流傳千古的唐詩宋詞，亦曾飄過多少梧桐清影？能讓墨客才子一再入詩的，本身就是靈氣逼人的樹種。

朱熹「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千載以還仍聲聲入耳。

南唐後主「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會讓歷代騷人山河夢回。

李清照「梧桐落，又還秋色，又還寂寞」，以及溫庭筠「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時空遙隔猶叫人輾轉心側。

蘇軾「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吟詠之餘，誰人能不淒然酸楚？

而足以讓香山居士「秋庭不掃，閒踏黃葉」的，當然非梧桐莫屬！

梧桐！它也是華夏民族熱愛的君子

樹。詩經記載：「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從那時起，神鳥鳳凰棲息的梧桐就是堅貞愛情的象徵。

「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的形象，也代表著憂戚與共的金石情誼。雖然，我們早已從唐詩宋詞中領會，霜寒霧重、秋意深沉的季節，詩人常藉梧桐夜雨抒懷，三更冷露滴梧葉的清響，原是墨客詩家纏綿悱惻的心靈迴音。

近代南京與梧桐緣分更深。許多街道兩旁都可見到它們高大挺拔的姿影，彷彿是特意為這座城市書寫的綠色十四行詩。

不過，這種梧桐與古詩人眼中的中國梧桐有所不同，十九世紀末才鵬程萬里，落戶遙遠東方古都，叫做法國梧桐。都屬落葉喬木科，但法國梧桐果實較小，葉片較大，也更適合做為遮蔭路樹。

一八七三年，法國傳教士在石鼓路種下第一棵法國梧桐。一九二八年為迎接孫中山奉安大典，修建了一條從下關碼頭至中山陵的梧桐大道。它們也曾憂傷目睹南京的烽火與戰爭的慘痛，但驕傲的軀幹從未仆倒，終於盼到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的日子，重新成為一株幸福尋常的行道樹，

被南京人深深愛寵，認為它們不只是樹木，也是隸籍南京的居民！

清秋十月，我如期與友人小顧一同從上海開車來到南京。令人驚喜的是，下榻的酒店前就有一長排氣宇軒昂的梧桐樹，秋意染黃了葉片，正是杜甫筆下「繁枝容易紛紛落」的景致。但仍能揣想炎夏夏日，樹幹高擎巨大翠傘，婆娑綠蔭為行人捎來多少清涼意，而梧桐在晴美春光中的青蔥畫境，更是活色生香。

酒店旁有一名為「悠仙美地」的茶館，小顧先行為我悉心安排，點好數種佳茗，龍井、普洱、鐵觀音等，俱是飽山嵐之氣、沐日月之精的上品秋茶，佐以瓜果輕食。

我到時南京詩家皆已入座，他們想必是踏著秋梧落葉前來，果然各位均詩采盎然，謙和文雅，頗具唐宋儒者風範。眾人相約千里，江湖初見談笑自若。隱然覺得，千百年前的風雲際會，無論是詩仙歡聚對飲，詩聖雅敘品茗，詩豪談書論劍，光景氣韻亦如是吧？春風秋雨多年以後，

若有人讀到我們為此次詩會書寫的文字，是否也能捕拾幾許當日的刹那芳華與瞬間靜好？

來自長江頭的小顧畢業於南京大學，熟門熟路的他建議我前往明孝陵一遊，對於熱愛歷史古蹟的我，此議絕佳。於是在參訪了初遊金陵未去的明城牆及棲霞山之後，我們來到位於鍾山南麓，十四世紀始建的明孝陵。

孝陵不是旅行團必經處，遊人不算多。孝陵神道是中國皇陵中，唯一不呈直線而是環繞梅花山走向蜿蜒建成，西北向的一段現名「石象路」，長六百一十八米，沿途依次矗立著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六種石獸共二十四只。沿石象路漫步，欣賞著造型生動的神獸。六百餘年來，這些石獸風雨無悔地守著皇天后土的帝陵，守著地老天荒的歲月，也把自已守成千秋萬世的藝術絕品！

仲秋季候雲淡風清，一襲線衫透入恰

行的……



遊蓬丹女士，筆名「蓬丹」，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畢業，七十年代留學加拿大，後移居美國，歷任採購經理，出版公司總編輯，英語教學主任等職，在洛杉磯曾主編文藝刊物，並規劃服務社區之藝文活動。是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協創會會長，世界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著作包括散文、小說、傳記文學及報導文學等十二本，曾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海外華文佳作獎、台灣省優良作品獎等多項文學獎。

今生無悔

「感謝有你來相伴，假如不是你，有誰會來替我接下那忘記了的下一句，有誰能與我和相應？」

——送給我的老伴，感謝他半個世紀的愛護與包容。



滕曼一文

「蔓藤青如往日，生珍重是今朝，彩雲來閣上，文章有侶人」這是當年越南人人日報李榮柱社長送給我們的結婚賀詞，屈指一算，已經是四十多年的往事，這是我最近的一首賀聯。

在父母身邊的時候，最常被母親責備的總是那句：「你若不改掉那牙尖嘴利的脾性，將來看誰敢娶你！」而當我的另一半托媒來提親時，父親說了句：「這個年青人可有得受了。」

到底，知女莫若母，出嫁前，母親垂淚嘆息，擔心我往後的日子不好過，痛惜我口硬心軟，準是吃虧的人。婚後不到三年，越戰結束，我違背了父母出國逃生的安排，悄然留下，親情與愛情，我選擇了後者。多年以後異鄉再團聚，母親流著淚對我說：「遠離了娘家，有苦只能獨自扛，可吃足了苦頭吧？……」，活到了這個年紀，母親這段話，最令我心頭絞痛，弟妹們告訴我，母親常因我的抉擇而經常流淚。她老人家雖然與書本無緣，不認識字，但心思剔透，見到我帶著兩個孩子獨自從東岸搬來，心裏很雪亮。

年輕時我曾告訴母親，不要為我的前途擔心，如果家裡擔心我嫁不出去，我會選擇出國留學，在他們身邊消失，不用父母為我擔負沒有人要的压力。而後來另一半的出現，為我擋下了這一關，更給了我到處闖盪的自由，家中父母，管不著出嫁的女兒，忙於創業的另一半，也無從知道我在



↑和夫婿旅遊英國時，在英國戴安娜皇妃家族的城堡前合影。

那一片天空下的某一個角落？是否正在隨著採訪隊伍，收集戰爭的紀錄，或者是在某個新聞招待會上，正在聽取簡報。

婚後在美國，是一場嚴酷的生活考驗，我們聽著不同的鼓聲過日子，操著不同的舞步去生活。顛簸的婚姻道上，拖拉著家的列車，岌岌可危，我們走得很辛苦，我曾告訴自己，如果有來生，但愿我們不要再相遇。

是誰說過，相處久了的婚姻，是皮與肉的相連，離婚是皮肉撕裂的痛，幾十年的婚姻，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掙扎中渡過，孩子小的時候，彼此勉力維持，告訴自己是要給他們一個完整的家，如今孩子都遠飛了，再找個藉口：是給自己一個伴。到頭來回頭一想，原來什麼都不是，原來我們還有一段糾在一起的宿緣。

真正的愛是在老去的歲月裏，在病痛中的扶持，一場毫無預警的病痛，改變了整個家庭生活。病中的日子，迷糊中常感到有一雙溫熱的手，來到床前關燈給我蓋被，收拾散落的書報，我沒有張目回應，但已弄濕了一片枕衣，心在溶化了，一切怨與痛，瞬間淨化了。

人生沒有如果，只有結果，人生的故事，是一連串選擇的組合，既已選擇，我理應無怨無悔！

致給你，我所選擇的愛。

文苑



馮彩珍女士，筆名「滕蔓」，原籍廣西博白。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生於越南北倫河畔的異域他鄉。六十年代越南海韻文社成員。一九七五年離開越南前曾任職於：日本富士電視廣播公司駐西貢記者，越南華文報記者公會理事，人人日報創刊成員之一，人人日報文苑版及婦女版編輯，論壇日報軍政線記者。曾任職於休斯飛機公司，退休後居聖地牙哥。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終身榮譽會員」。



↑和夫婿攝於廣東從化市的廣東賓館。

無齡族的春天

宋久瑩一文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中學時代讀朱自清的散文《春》，朗朗背誦、細細品讀如詩如畫美麗的文字，在少女情懷總是詩的年華，點亮了我對散文的喜愛。不記得當年國文老師是否解析過作者的心境和思想情緒，記憶中僅是一篇詞藻優美的春的讚歌。

中年重讀，感受到的不再僅是字面上對春天的禮讚，能夠體會出作者字裡行間流露的情懷：讚春之嬌美，象徵他對美好事物的熱愛；春日生機盎然、充滿希望和新意，洋溢著作者對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對自由的嚮往。

「春天的腳步近了……」，如果把《春天》二字改作《退休》，恰恰貼切地描述出我最近的心境。

盼望的不是四季之首的春，是人生的春天。盡忠職守於工作崗位超過半甲子，盼望著，盼望著，屬於自己的時光終於將來臨了。

最近感到心情特別浮動，對朝九晚五、週而復始，如陀螺般快速旋轉的生活節奏感到厭倦，許多的想望如同雨後春筍般冒出。

為什麼呢？是工作倦怠症嗎？我自忖。

一天和女兒談起最近的心境，她說：「會不會是因為妳快退休了？就像我們高中快畢業的最後半年，大家都在混日子、無心上學，對大學生活有許多期盼。」

啊！可不是嗎？

長年等待的耐心突然消失，心中的種種渴望像是嗅到春天氣息的小草，偷偷地從土地裡鑽出來了。

三十年前，父親退休來美國照顧待產的我，我初入職場對上班族生活尚未適應，羨慕地對父親說：「您退

休了，不用上班真好！」

「退休有什麼好？孩子，妳不懂……」父親鬱悶地嘆了口氣：「還是上班好。」他加重語氣，將「好」字拉得很長。

父女二人隔著三十年的光陰長河相對無語，那一幕深深存留在我的記憶中。花甲之年的父親甫離數十年的工作崗位來美探女，南方小城和台北熱鬧的環境迥異，我們上班後父親枯坐家中孤寂可想而知。

數月後兒子出生，從事教職的母親放暑假從台灣趕來幫我坐月子，母親叨唸：「你們住在什麼個地方？房子一棟棟大屋頂像蒙古包一樣，只見房子不見人，在社區裡走半天也見不到一個人影。」

父母是一九四九年顛沛流離的一代，少年離鄉背井、骨肉離散來到台灣，動盪時代容不下個人的夢想和理想，工作與家庭是他們人生的全部。因戰亂而拔起柔嫩的根莖，在台灣的土地紮根茁壯，長出茂盛的枝葉為子女遮風擋雨。父母退休後為了照顧我們移居國外，再一次將數十年深植的根莖拔起。

也許因為父親無奈落寞的眼神，多年來我一直不喜歡《退休》一詞。

日本黑川醫師在一九九一年首先提出《退休老公症候群》，也許是父親當年退休後的不適應期吧，其實上班族男女都可能面臨退休症候群的困境。近年身邊的親朋好友有的退休了、有的正計劃退休，我心想他們會不會有退休症候群？忍不住悄悄問退休的朋友：「退休生活如何？喜歡嗎？」

「太棒了！」朋友回答：「趕快退休，再也沒有工作壓力，可以到處玩和旅遊，真是開心。」她笑容滿面，看來神清氣爽，一年數次各地旅遊，返台探親數月，過著快樂如神仙的生活。

逐漸我的心態開始轉變，「退休」不再是「年華老去」的同等詞，變得亮麗耀目，令人憧憬。退休門外有一個桃花源，我們走下職業和責任的舞台，踏上一個新的舞台，舞出自己的人生。

近年朋友圈網上傳著「無齡感」(Ageless)的新詞——一種不為年齡和身份所束縛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態度。一次朋友聚會



A抱著小外孫來參加，小寶寶一歲多煞是可愛，大伙們逗弄得十分開心。J伸出雙臂說：「來，阿姨抱。」A笑道：「不是阿姨，是姨婆。」

「無齡感」的人，忘記年齡、忘記身份，不會每到一個年紀就給自己貼上一個標籤，提醒自己在什麼歲數、什麼身份、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們像是一群初為父母的年輕人，抱著小娃娃笑鬧合影，一片歡聲笑語。

忘記年齡、熱愛生活、充滿活力與好奇心、樂於嚐試學習新的事物，是最佳的生活方式。退休像是畢業，從數十年工作職場畢業，子女長成、經濟無憂、身心尚健壯，是人生一個無比珍貴的階段，為自己活，活得精采，親手譜出人生的下一個樂章。

退休將至，當我懷著盼春的心情期待退休到來，猛然想起多年前父親落寞的眼神：「退休有什麼好？孩子，妳不懂……」

在那個年代，父母一輩人退休後大多願為子女分勞，照顧兒孫，燒飯、管家、無怨無悔地付出愛和時間，做著身為祖父母身份該做的事。父母在異域語言不通、交通不便、遠離熟悉的環境和朋友，難免影響生活的品質和情趣。光陰流逝，孫兒長成，他們也已年邁，父親不開車後窩居終日，生活更加單調無聊。

年輕時代的我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父母珍貴的餽贈——他們生命中最後的一段黃金歲月。三十年後回顧父母的退休生活，我偶爾會想，若是他們當年像無齡族一般，選擇自由生活不被束縛，四處旅遊玩樂，為自己活，是否會活出另一個春天？

父母的幫助讓我和兄姊能專心工作無後顧之憂，他們晚年兒孫滿堂、親情環繞、闔家樂融融，愛的種子在園中開花結果。三年前母親病逝、父親垂垂老去，雖不會問過父母真正想過的退休生活是什麼，每逢兒孫相伴、家人共聚的時刻，從父親滿足欣慰的眼神中，我讀懂了《親情》是父母的春天。

近年朋友群不時會談及退休，已退休的朋友熱心分享退休後的生活種種、健康保險等資訊。情境讓我想起運兒，擁有終生喜愛的工作；而大多數人工作是為了謀生，退休為我們打開一扇門，不再為金錢和責任奔忙；能夠為興趣和理想而生活。

對無齡族而言，退休未必代表「不工作」；而是可以選擇想做的工作。投入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新的事物、讀書、旅遊、交友、為社會和他人服務等等，過自己喜愛的生活。

想到退休後的人生，不再需要老闆肯定、不需年年業績考核，休假不再需要被批准、返家後不再有堆積如山的工作等著……

想到退休後的人生，我可以盡情畫畫，將多年囤積蒙塵的畫布塗滿，揮舞畫筆油彩灑滿斗室；我可以專心寫作，不再讓靈感思緒被忙碌的生活打斷、被工作壓力嚇跑；旅遊時毋須來去匆匆，放慢腳步造訪每一個城市、欣賞每一片山水、探訪歷史文化、親近風俗民情，細細品味、慢慢賞玩，留住每一個瞬間……

退休的腳步近了，我和先生滿心歡喜地盼望，在人生的春天裡，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在春日的早晨睡到自然醒，在春日的暖陽下我們各自耕種灌溉我們的花園，在春風中、在春雨中，我們工作、休息、玩耍，享受人生。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在退休的園地我們悉心栽植培育親情、愛情、和友情的花朵，如朱自清《春》文中艷紅粉白的桃花、杏花、梨花，春花綻放，讓退休生活更加豐美幸福。

盼望著，盼望著，無齡族春天的腳步近了……



宋久瑩女士，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近年寫散文及短詩，作品多見於美國世界日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而今何事最相宜

依言一文

退休後做什麼最好？宋人辛棄疾說得好：「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

辛

棄疾寫這詩時，才三十九歲哪，他一生文武雙才卻不得志，只能藉酒澆愁，寄情於詩詞間。

宜醉

現代人注重養生，喝酒宜品，淺酌即可不宜酩酊。一如新酒清香老酒醇厚。品酒如交友般，要交各年齡層朋友才能保持心境年輕視野開廣。平常在家有朋友聚餐時，氣氛輕快熱鬧，不妨開瓶年輕點的葡萄酒，白酒有醇香清甜不澀，紅酒有夏日午後稻香及橡木桶的氣息。或如與數十年老友重逢秉燭夜談，我則開櫃倒兩杯我最愛的“Royal Solite”二十五年威士忌。我們窩在沙發裡，兩手捧杯溫著酒，聊著被遺忘的陳年往事，開心時或唏噓處，小啜一口酒，入喉暖熱卻不辣，亦如我們的

↓世界最大遊輪「海洋和諧號」上的中央公園。



情誼，隨歲月沈澱後只剩溫暖醇香，所有恩怨均已付之一笑。

我的架上有一本偶得舊書：《Meet me in the Bar》By Thomas Connors。作者走訪美國幾大都市中三十六個著名老旅館的酒吧，介紹每間酒吧故事以及其最精典的一款雞尾酒。書中作品娓娓道來的故事附上精彩照片及雞尾酒調配方法，每次讀

來不禁嚮往。這三十六間酒吧已列為我退休後必走的行程之一。

宜遊

年初我們去柬埔寨吳哥窟一遊。這一團全是屆退休年齡層的面孔。大家在酷熱潮濕天氣裡，爬著陡直的古廟台階，身體

膝蓋皆感吃力。眾人一致歎道：唉！想當年，中橫南橫花東縱走，山訓傘訓水上救生露營，三天三夜不睡也沒問題。大家的「心境」還在三十幾，「體境」卻已不依，所以要旅遊還得趁早。如果時間金錢允許，安排行程應由離家距離遠的難度高的開始，例如探訪北極南極，或走絲路西藏高原，或去秘魯馬丘比丘等高海拔還要有腳力爬山的地方，趁年輕點身體還好時去。即使如倫敦、巴黎、羅馬、希臘、北京、上海、西安等有文明的城市，也得有好體力腳力，才能耐得住舟車勞頓，還能走訪博物館爬古蹟。



↑現代的遊輪設備很好，有健身房，有游泳池，有購物街，想玩就玩，想睡就睡。

也可以縮短距離就近在美國玩。約翰·史坦貝克在一九六二年出了一本很好讀的書：《Travel with Charley - In search of America》，寫他隻身帶著他的老狗查理，開著那部他特別訂製由卡車改裝加睡床廚廁的旅行車（想必就是現在RV的前身），由紐約出發，回到他的出生地北加州蒙特瑞Salinas出生地的經歷。他這段路程走了三個多月，跨了三四州，特地不走高速公路，專走鄉區小路去走訪美國百姓，跟卡車司機交朋友，拿威士忌酒和山區划木工人換一餐熱食，在黃石公園與



↑遊輪上精彩的溜冰歌舞表演。

熊面對面而能全身而退。老史把那車取名「羅西那提」，名字來自唐吉軻德的瘦馬。他一路開在孤寂荒涼的中西部無人煙的路上，只能跟老狗查理喃喃叨叨的自言自語，倒向是跟著自己辨思反省。想他在年近六十的「高齡」，不顧旁人（尤其是老婆）的勸阻，爲了圓夢單騎橫跨美國，是得有點唐吉軻德的傻勁。尤其讀到他寫著已經開到加州，快回到家鄉了，車子

所幸現在手機及GPS方便，比較好找救兵。

再麼也可上遊輪，現代遊輪設備很好，廿四小時都有得吃，有健身房，有游泳池，有購物街，有吃角子機賭場，有電影院，有圖書館，也有舞台秀節目看，想玩玩就玩，不玩就是回艙內睡覺。又不用換旅館，不用走長路，船員服務又親切，費用相對算便宜。有些老人幾乎以船爲家，

環遊世界。最近我們幾位一起書畫的同好相約上船到地中海遊輪玩兩週，沿途停靠一些港口是我不太會單獨去的小城：如西班牙維果港看畢卡索出生地，龐貝古城看羅馬時期富裕人家的遺跡，品嚐當地的海鮮，食材好作法又地道，美國吃不到。在船上除了一天吃五頓飯以外，晚上卡拉OK吧唱歌，Salsa舞池跳舞，下午又到圖書館寫字畫畫，引來不少人旁觀，居然還有人出錢買畫，真是自娛「愚」人了！

宜睡

我年輕時可以頭一沾枕立即沉睡，雷都打不醒。是何時開始夜夜輾轉難入眠？何時起深夜磨牙聲如嚼豆？常常深夜二、三點驟然醒來，多少過往雲煙如走馬燈一一輪轉，於是第二天肩頸酸硬牙關緊鎖，連按摩老師傅都揉化不了。我猜想也許是咖啡喝多了？於是慢慢減到只剩清晨那非喝不可的一杯Morning Joe來提神，然則夜半數羊依舊，如此惡性循環不已，終至眼袋發黑形容憔悴痛苦不堪。

說到咖啡又想到上次去吳哥窟，東國跟越南一樣，也受法國治理過九十年。法

國人嗜喝咖啡，當年一來即廣植咖啡樹，把下午茶及咖啡文化移入。所以東國百姓



↑遊輪上的龍蝦美食。

日常皆喝苦澀濃郁咖啡，配上甜滑煉乳很是順口。我每日在旅館早餐來上兩杯，到每個休息站跟導遊又喝一杯。五天下來，我白天在遊覽車上跟著路面坑坑洞洞的搖擺，卻睡得香沈。晚上回旅館房間，頭一碰枕頭，也旋即入睡一覺至天明，原來失眠非關咖啡，心無掛礙自然輕鬆好眠！

後來我發現在遊輪上我也喝很多咖啡，但是在小小艙內，床窄窄的，枕頭軟軟的，躺下來，拿本書看不到幾頁，眼皮酸澀下沈，人跟著波浪搖搖晃晃，彷彿回到搖籃時期，好睡得很，全然沒有失眠問題。所以旅遊才是治失眠的好處方。

心境

週末約幾個朋友去山下那家新開的麵包咖啡店聊天，此店明亮寬敞氛圍很好。打工的年輕人很有朝氣，帶得我們也年輕起來。人年輕時總是期盼未來（Looking

forward），何時才知老？就是當你開始只談往事回憶（Looking backward），不再有好好奇心學新東西了，就知道自己老了。

喝著加海鹽的冰咖啡，我講到想開車遊美國的計劃，問朋友們有沒有興趣加入？大夥兒頭搖如潑浪鼓，唐吉軻德畢竟不多。美國人常說50 is the new 40，五十歲相當於以前的四十歲，而我的心境更常常留在三十，自以爲還能當唐吉軻德，行爲有時難免出格，無怪兒女們常以尷尬眼神看我們，哈哈！

讓我們保持一顆年輕的心，永遠Looking Forward。且把握現在還能吃能走能動，沒事呼朋引伴小酌作樂，微醺即止！或沈醉於書海與中西古今作者同遊，或安排世界奇蹟遊山玩水！至於睡眠這事，何必愁呢，出去玩就能睡！在家睡不著，就早起溜狗澆花餵鳥去，反正要睡將來時間多得是！



↑在遊輪的圖書室作畫、寫字，大家圍觀，不亦樂乎。



嚴筱意女士，筆名「依言」，在南臺灣的高雄出生長大。一九七八年成大工業管理系畢業。一九八二年紐約理工大學電腦管理研究所畢業。在台工作十年，育有二個女兒，幸得先生支持，得以赴美創業築夢，一九九四年移民美國加州洛杉磯。二〇一一年第一次爲自己寫作，自此不能停。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來跳舞吧！

周愚一文



當我年輕的時候，看到如有四十歲以上的人跳舞，我會笑他（她）們，心想，這麼老了，還跳舞，不怕難為情。但是現在，看到七、八十歲的人跳舞，卻是非常平常的事，不但不會笑他們，而且自己就是這個年紀，也樂此不疲呢！

運動是人人都需要的，不管年輕年老，但是對於運動種類的選擇，老年人比年輕人就少得多了。老年人不太可能從事打籃球、踢足球、跑百米這些激烈的運動，可選擇的，或是醫生建議的，或是從媒體或網路上得知的，大概只有走路、慢跑等少數幾樣較輕微的運動。但在我的心目中，卻有一樣比走路或慢跑要好得多的運動，那便是跳舞。

我所說的跳舞，是跳交際舞。我之所以認為交際舞勝過其他的運動，是因它除了也達到運動的目的外，還具備了交友、娛樂、欣賞音樂等多方面的功能。甚至說還可以治病、預防老人痴呆，也一點都不為過。我最近就因一連參加了幾個晚會，血壓降低了許多。前輩文友黎錦揚九十高齡時仍常跳舞，他並逢人便說，跳舞把他的心臟病都跳好了。

很幸運的，當我年輕的時候，跳舞是年輕人的玩藝，鮮少看到老年人跳，現在我老了，舞場裡的老年人反而多過年輕人了。更幸運的是，我所居住的洛杉磯，跳舞風氣之盛，是我以前從未在其他地方見過的。這裡不但每天都可跳，而且一天可趕兩、三場，不僅夜夜笙歌，也能日日笙歌。

洛杉磯的華人社團多，社團必定要辦年會、聯歡會、節慶晚會等活動，而所有的這些活動，必定都附有卡拉OK舞會，否則就不能成其為晚會，也可說是靠這作為賣點，吸引多些人來參加。

洛杉磯也有專門以商業為主的跳舞場所，更是一星期七天營業，從早上到午夜，除了舞會外，還有教學班，並分為兒童班、初級班、中級班、進修班、包會班等多種。也有時不分班一起上課，學舞的男男女女，最小的年僅四歲，最老的年逾八十，卻學著同樣的步子，是一幅很有趣的畫面。

以上兩項，大多是我們華人跳舞的地方。洛杉磯還有一項以老美為主，同時是更適合老年人跳舞的地方，便是「社區中心」（Community Center）。所謂的社區中心，其實就是「老人中心」，只是美國人不喜歡這個「老」字，也不喜歡被人稱為「老人」，頂多是用「Senior」（資深）這個字來替代。

美國的行政區域很特殊，方圓三、五哩，人口幾千人，就可以成爲一個市或自治區，以洛杉磯郡（Los Angeles County）爲例，在它之下便有七十幾個市和自治區。而每個市和自治區，都必有一兩個社區中心，中心的服務對象規定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人。中心裡的設施包含有書報雜誌、棋橋、撞球、乒乓球，以及廉價的營養午餐等。但還有一樣更重要且不可少的，就是跳舞。

社區中心的跳舞每週至少有一次，多半都在下午；而每月又會有一次餐舞會，則在晚上。這種跳舞可謂價廉物美，下午的每人入場大約三至五元，便可跳三個小時，中間休息半個小時，還有簡單的點心吃。餐舞大約二十元，主菜可選牛排、炸雞或魚，搭配有麵包、沙拉、甜點、茶和咖啡。跳舞有兩人或三人樂隊，氣氛和舞曲都不錯。

鄰近的各社區中心的默契非常好，都把跳舞的時間錯開，週一至週五，每天都有一個地方可跳，因此每到一處，都可看到一些熟面孔。還有一個現象，社區有許多老人公寓，公寓備有專車送住戶到社區中心來跳舞，箱型車滿載七、八人，跳完舞又



接他們回去。有些老人不開車，腰背都有點駝，走路看來也覺步履蹣跚，但跳舞卻是跟隨節拍，有板有眼。也有些只是在場中晃動，充其量也只是輕微移動一下腳步，但他們也樂在其中。

社區中心原都是老美的地盤，但洛杉磯因為華人多，在華人聚居區的社區中心，也是喜歡跳舞的華人常去之處。社區中心服務對象是五十五歲以上，但美國人全採誠信制，不會要看你的身分證明。事實上，在我看來，去那裡跳舞的老美，絕對都在五十五歲以上。反倒是我們老中，可能有些年輕點的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同樣的年齡，看起來要比美國人年輕許多。更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女性，許多過了五十，甚至六十，看來仍如三十許人。

幾年前，發生了一場風波。事情是，現在舞場裡的情形，都是陰盛陽衰，女多男少。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到社區中心去，女比男多了三、五人之多。這幾位「剩女」的年齡，我雖不能問她們，但我看也不至於小到不夠去社區中心，只是她們看起來人年輕，個個苗條，而且舞藝高超，把那些洋婆子全比下去了。也因此使得老美的男士們驚豔，紛紛過來請她們跳舞，把他們自己的舞伴都冷落了。幾個舞之後，大概是冷板凳坐得太久，憋不住了，突有兩個洋婆子怒氣沖沖地走到我們這邊來，對著我們中的一位女士說，這裡是只為資深人士服務的，妳們知道嗎？也許妳們該立刻離開，過幾年後再來。這話一出，場面立刻顯得極為尷尬，一時大家都楞住了，幸好只一會兒有反應快的人過來打圓場，才使風波沒有擴大。這可算是一件趣事，也可說是一個插曲，只是我想，那幾位老美男士回家後可有罪受了！

最後我說到我們文友，也有不少人喜歡跳舞，我也經常慫恿周遭一些朋友跳舞。有位比我年輕些的文友，喜歡打乒乓球，前些時可能是因用力太大，把腰給閃了，於是我建議他以跳舞來代替乒乓。我跟他說，乒乓的對手齜牙咧嘴，兇狠抽殺，都是希望他輸；跳舞的對手扭腰擺臀，婀娜多姿，都是希望他贏。他似乎是聽進去，果真以後常往舞場跑。

夕陽無限好，朋友們，如果你（妳）也和我一樣，已經不能打籃球、踢足球、跑百米，就來跳舞吧！



周恩先生，作家，本名周平之，空軍官校及美國空軍戰術學院畢業，曾任飛行官、中隊長、禮賓官等職，空軍上校官階退役。一九八二年來美，熱心於社團活動，並從事寫作。著有《男作家的魅力》、《女作家的風采》、《美國生活忙、盲、茫》、《新大陸上的八條線》等十七本著作。曾任洛杉磯榮光聯誼會、空軍官校校友會等會會長。一九九一年籌組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後擔任會長。一九九八年榮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老來甘為子孫忙

符兆芳一文

兒子來電，提醒星期六要我和老伴一起參加CPR救生訓練講習，他和媳婦會開車與我們同往。媳婦還有一個月就到預產期，我們將迎接第一個孫兒的誕生，我和外子答應照顧嬰兒，好讓他們放心工作。

↓抱著剛出生的孫子，心中有著無限的歡欣和滿足。

想 起當年我們沒有父母幫忙，只能將

出生不到五個星期的兒子送到托兒園，每天上下班戰戰兢兢地接送，一來不忍心看到嬰兒在陌生保育手中哭啼，又擔心上下班無法準時。朝九晚五的工作，經常碰到加班，趕不及下午六點前接孩子，還得想法找鄰居幫忙先去接，等我回到家才到他家接回。開車回家塞車的高速路上，心急如焚的擔憂情境，至今難忘。因此我自告奮勇告訴兒媳，他們的小孩我願意照顧。

兒子警告我，看護嬰兒可是很辛苦的差事，我年紀不小了，真的願意承擔嗎？他是滿心歡喜我能帶孫子，因為他希望他的兒子也同他一樣，用中文與我交談。我口頭允諾一年內，「就讓我試試吧！」

過去我一直認為，年老退休應該好好

享受黃金歲月，不必為兒女的下一代承擔養育的工作。近幾年來，在公園運動中，認識的幾乎多是長年在家看顧孫子女的老

人，有的一個接一個陸續忙了十幾年，他們利用孩子在學校上課期間，每天早上定期來公園運動、結交朋友，生活不會太單調，大家說說笑笑也有益健康。

他們每天和子女定時碰面，學校有活動時三代親子一起出席，互動頻頻，孫子和老人間自然培養出感情，這些都是老來人生難得的美好風景。有付出自有回報，助人的同時也得到快樂，在能辦得到的範圍內付出，何樂不為？

我很感謝這群運動之友，給了我最好的榜樣，我改變了觀念，滿心歡喜期待著

另一項人生課業的挑戰。

我們來到講習會教室，不大的空間，容納約二十餘人。靠牆一長條桌上，放滿了塑料製的半身裸體娃娃，角落裡還放著好幾大袋用品，都是救生課程需要的道具。有一對年輕非裔媽媽和白人伴侶，抱著剛出生一個月大的嬰兒最早就位，其他都是先生陪著大腹便便的孕婦，還有三對亞裔老父母前來聽課。我們都是學習在嬰兒遇到噎到或休克時，如何急救和應變的方法，同樣也學到對大人的救生。大家用心聽講，實際操練。

我心懷感恩也很榮幸，將要懷抱著小生命，感受到無限愛的溫暖。感謝兒子和媳婦，將小生命成長的喜悅與我們分享。

洋媳婦坐月子

符兆芬一文

孫子比預產期早兩個星期急著出來，我們接到兒子的通知，趕到醫院。沒過幾小時，見到平安出來的小傢伙，我抱他在懷裡，無比溫暖又快活，我們年紀一大把了，終於嘗到當爺爺奶奶的喜悅。

醫院提供媳婦晚餐，有沙拉、三明治、點心和水果，營養豐富且均衡。但看在我眼裡，就是洋人平常的餐點，哪像華人廣告上宣傳的月子餐，五花八門的名堂很多，少不了麻油雞、中藥燉品，還有蔥、薑、蒜、酒的配料，強調每天進補，改善虛弱的體質，免得日後容易生病，也防止以後老得快。中國久遠以來傳統坐月子的習慣，至今在海峽兩岸甚至在美國的華人區依舊流行不衰。

美國的產婦在醫院生完孩子，如一切正常，通常只能待兩晚就得回家。我熱心地告訴兒子，在一個月內，我可以每天在家煮好食物，送給媳婦吃。兒子說他們早預先按照食譜，將各種青菜和肉類分別切好，用塑膠袋包裝，貼上菜單標籤，放入冷凍庫裡，每天拿一包用慢鍋燉煮四個小時，一天的用餐就解決了。每天的食物不同，兼顧到均衡的營養，根本不需要麻煩我費心準備中式的月子餐點。

洋人沒有我們坐月子的觀念，也不相信諸多禁忌。我看到媳婦回到家光著腳穿拖鞋、著運動短褲、喝著冰水，我特別提醒她一個月內盡量少碰冰飲，她說在醫院裡護士還特別給她喝冰水的，至於生產後不能立即洗頭洗澡的禁忌，我就不敢提出來，免得她嫌我嘮叨。

記得三十二年前，我在美國醫院生產後，我也不想當天立刻沖涼，但洋護士站在浴室門口，拿著毛巾等候我進入，我怕被笑懶惰，只好隨意清洗應付了事。如今我的媳婦也是洋人，我哪能用老中的觀念來要求她遵循。

兒子爲了滿足我對他們的關懷，特別讓我買了些墨西哥食物帶給媳婦吃。我又趁機烹調了一次中餐，特別放了不少的薑片，期望她體內的寒氣能早點排放出來。

媳婦的母親由外州來陪伴兩個星期，接著媳婦的姊姊也來探望了幾天，她們不像華人婆婆照顧產婦無微不至的。

期間兒子藉機帶媳婦出外用餐，也參加好友舉辦的慶祝活動，媳婦安排了專業攝影師來家裡拍照，她在家哺育母乳，不畏夜間幾度起床照顧嬰兒的辛苦，白天在屋內到處走動，也忙著回謝卡給送禮的親朋好友，完全不像在月子中心裡的產婦，舒適地接受照顧和安靜地調養身體。

海峽兩岸很流行坐月子期間請專人照顧，在美國的洋人大多不時興這種方式。我這當婆婆的，省了照顧媳婦的辛勞，多是待在自己家裡，期待每一星期接到兒子傳來孫子的相片。

一個月很快過去了，接著感恩節即將到來，我們在家裡準備迎接兒子一家三口的到來。感謝媳婦在這一個月裡不需我辛勞，讓我輕而易舉地，就當個快樂的奶奶。

中西方的風俗和習慣差異大，老一輩和年輕人間的鴻溝也深，我們只有互相尊重和理解，入境隨俗的不勉強於人了。

【本文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世界日報H1家園版刊出】



↑大年初四，老伴幫忙抱孫，還忙著在電腦前整理我們2016年的報稅資料。（照片摘自符兆芬臉書）



符兆芬女士 (Mrs. Grace McMillen)，一九七〇年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通曉國、粵、英語，曾任職外交部 and 西雅圖總領事館，美商進出口公司財務主管。退休後喜好寫作，熱心參與北一女和台大校友會年刊編輯工作，經常於世界日報家園版和世界周刊旅遊版發表作品。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兼會刊副總編輯，現為「終身榮譽會員」。

當東方遇到西方：入境隨俗

薛永康一文

一九七三年底我離台來美求學，抵達紐約上州一個人地生疏的小城讀會計。住下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去監理所辦駕照。

排隊時，與站我後面的一位老美聊天，他問我會不會中國功夫？是不是在中餐館工作？我既不懂功夫，也非在中餐館打工，他的錯誤猜測令他失望；因為當年李小龍風雲歐美，在一些老美的眼中，華人多少會幾個招數吧，我被問過好幾次，也覺得好笑。至於在中餐館做事，早年華人在美不是開餐館就是洗衣店，我的鄰居老先生在紐約市住過，一直稱讚華人洗衣店把衣服洗得多乾淨、漿得多挺。

記得一位中國同學在家請客，其母主廚，請了幾位美國客人，要兒子翻譯對客人說菜不好，請客人見諒。「菜不好，怎能請人？」，這位已經入境隨俗的同學不顧傳統的客套，反之在客人面前稱讚其母的手藝及準備的辛勞，客人們除了致謝外，賓主盡歡。

有一次房東請客去餐館，我任司機。抵達時後座的一位年長美國太太沒有下車，「我在等你開門」她笑著對我說。她給予我的機會教育，養成我這四十年來給女士開門、關門的習慣。

搬來南加州和老美保羅已經做鄰居二十多年，看著他的三個小孩長大，都在十八歲後相繼離家。保羅說，除非他們要上大學可以住在家裡，否則得自己出去找事，找地方住。我對這種

美國式教法仍難適應，好在保羅的三個子女都有自己的事業，也做得不錯。近年來由於經濟不好，許多美國父母也助子女一臂之力，讓失業的子女搬回家，或是在房價昂貴的南加替就業的子女付購屋的頭款。老美和華人不都是一樣，天下父母心嗎？

我外甥女在谷歌任主管，對年長的下屬交代事情時，十分注意是否對他們不敬。起因於移民來美的大妹從小就對女兒曉諭中國人傳統的「敬老尊賢」，實在是教導有方。

「入境隨俗」是我一向遵守的座右銘，有助我這東方人融入西方社會，但是並不表示我需要放棄我們東方人的傳統美德。對人和做事，當「東方遇上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對我造成不同的看法和困擾時，我不會一成不變，而是去尋找一個可行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本文原刊於二〇一七年一月七日世界日報H1家園版】

視而不見

灣區的家兄替我們訂了火車票，好去參加姪子的婚禮。行李備妥之後，內人和我決定將手提電腦取出，不打算帶上旅途。不是為了減輕行李重量，而是想過一個不與電腦為伴、

整天上網的生活。至少在這一個星期左右的旅程中，能輕鬆鬆把世事拋開，電郵者可在網上留言，回到家後才回覆。

我住在美西二十多年，全以汽車代步，因此對頭一回搭火車旅行充滿期待。清晨從南灣搭接駁大巴士抵達貝克斯裴的火車站，排隊等候上車，這是一個雙層、有六節車廂的列車，老人家和行動不便者可使用下層車廂。我倆皆為老人，內人身手矯健選擇上層，我有腿疾，留在下層。

火車準時發車，以七十英里左右的時速啓程。在南加州，此地的高鐵計畫已經醞釀多年，但目前仍未定案，高速鐵路兩百英哩的時速可減少三分之二的旅途時間。在講求省時、凡事要求快速的今天，我們這列「慢車」可以說是落伍、跟不上時代。火車下層多為老人，卻與年輕人一樣幾乎人手一機，只見他們一路上雙眼盯著智慧型手機，用手上下滑動，上網聊天、搜尋資料，不一而足。低頭族們可是錯過了慢車帶給我們可以眺望窗外景色的機會！這是一個三百英哩左右的車程，途經大片農牧區，一片片整齊的果園，一望無際的農田，黑白相間的牛隻和不同顏色的羊群馬匹。見到鴨子或水鳥在溪中戲水，美麗的鳥兒在樹林間飛翔，朵朵不同形狀如棉絮的白雲漂浮在清澈的藍天之下，風景如畫盡收眼底。今後如果高鐵完成，所有景色則將在火車高速行駛中一閃即過，乘客想要欣賞這美景，大概只能「驚鴻一瞥」吧！

火車在幾個小站略停，四個半小時後抵達目的地，家兄已在月台等候。姪子的婚宴於周末圓滿舉行，後來家兄在其農莊住宅舉辦家宴。兄嫂兒女各自成家立業搬去城市，兩老退休後深居簡出，用電腦上網已經成爲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到來讓他

們難得與人面對面溝通。

我在洛城每周四參加讀書會，班長要求每人任選一項在面前的物品，凝視三分鐘後與大家分享觀後心得。我凝視從速食店攜來的咖啡杯，多年來買了不下數百杯，居然不曾注意到杯上精美的圖案及小心被熱咖啡燙傷的警告！

這個練習不外是要我們細心觀察身邊的人事，不要「視而不見」；對有恩的人要感恩，對美好的事物要珍惜，身在福中要惜福！

這次火車之旅對我來說是發人深省，過去有多少美好的景象在身邊擦肩而過，從未察覺。此外，對於無關痛癢的瑣事、無法控制的天命，我們實在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毋需自尋煩惱。

【本文於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在世界日報F1「家園版」刊出】



薛永康先生，淡江大學英語系畢業，Pepperdine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碩士，加州執照會計師。曾任職航太公司財務分析師，土木工程公司成本控制主管，國防部國防承包商稽核員等職。在台求學時，曾任石器時代樂團和時光合唱團主奏吉他手，於中央酒店、華國飯店及美軍俱樂部等地表演。在南加州應邀加入夢幻樂隊，在大專校友會及各種場合演出。退休後喜好寫作，文章常在世界日報論壇及家園版刊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終身榮譽會員」。

愛犬麥克斯

鄭敏一文

小時候在台北的家中就一直有貓做

小伴，老伴在中和的家則先後飼養家禽或貓狗。在美年紀大後對貓毛變得敏感，只好養其他寵物。最先是買下大型玻璃魚缸加以佈置養了數種美麗的熱帶魚，接著是買了中圓型帶窩的鐵鳥籠，養了一對藍黑羽毛可愛的愛情鳥 (Lovebird)；見識到了這二種寵物生育保護其子女的樂趣，可惜只純供欣賞與飼主沒啥互動。

聽到朋友的朋友在郊區的莊園育狗，與老伴前往觀看。他們養育的是純日本血統的秋田犬，母狗當時剛生下四隻小犬。我們抵達看到四個禮拜大的一隻小小狗兒正在拖咬木條，而其它的小狗則在吸食母親的奶或躺著睡覺。我和老伴第一眼就看到上那條黃白毛相間勇敢可愛的小狗，主人說那是公狗較貴喔！我們不以為意。興沖沖地由他開車而我將小狗用雙手捧著抱在懷裏一路奔馳回家。取了名叫Max「麥克斯」的牠抵家的第一夜思母緣故吧，一直低鳴不已，我只好抱著牠撫慰，並將牠的窩從玄關移至我們的臥房床邊，牠果然

安靜下來。三更半夜會聽到小麥克斯的臥臥走足音，原來走去玄關喝水吃東西，再趴趴地回房睡覺。牠或許視我為媽媽了，十分地黏我。

老伴與我皆全職工作，白天家中無人陪牠，只好買個大狗屋放後院讓牠不必日晒雨淋可以歇息。週末拴狗圈帶著在社區散步，或開車載去狗公園活動，我擲飛盤牠跳跑去啣接回，身手矯健玩得不亦樂乎。牠成長得極快，在九個月大時已經重量達七十多磅。公狗愛打架且不忍讓牠，帶牠出去若遇上遠遠過來的同性狗兒，只見牠口中低吼要上前挑釁。讓我欣慰的是，我一罵牠就會停止與人敵對的舉動。有一、二次因為不小心帶著牠要奔跑，牠一時高興往前衝而我抓不住繩繩跌倒了，牠馬上跑回來待在我身邊，鼻子哼哼地四面警戒地保護著我。我和先生早上去上



鄭敏女士，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轉商學系畢業後貿易公司工作。一九八二年來美於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公司行號帳務及報稅處理；工作之餘赴州大或社區學院進修英文、商業法規和房地產等課程。歷任天主教醫院資深會計、醫檢機構會計主管。現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員。

班，牠在鐵柵門裏汪汪幾聲目送我們離去。傍晚下班時，牠遠遠的聽到引擎聲就會從後院跑出來，在柵門邊欣喜若狂地搖尾巴。

麥克斯是秋田犬，也是很好的獵犬，日本的國犬，我倆的英俊愛犬十分忠誠及顧家。在牠一歲半時經獸醫介紹不得不忍痛送給一對日裔美籍老夫婦，據說他們住在中加州的農莊需要狗。我們會和牠少年緣盡實在是不不得已，因老美鄰居們抱怨麥克斯於主人不在家時，老是汪汪叫不停，吵得他們不安寧，嬰兒無法入睡也跟著哭個不停。

我們的愛犬麥克斯現在應該是十二、三歲了，不知當了爸爸或祖父了沒？看著牠的照片仍然不時地想念著牠。

飯店趣名

王守志一文

《ORPHAN》孤兒

每一個客人進來後都會好奇的問：「為什麼這家飯店取名叫Orphan (孤兒)？」問的人太多了，老闆干脆就把答案印在功能表上，大家自己看了！原來這家老闆過去在學校是學「市場經濟學」的，後來學而優則入庖，在市場經濟學上有一個名詞叫「Orphan Business」，意思就是說：「你這個生意，不是連鎖，不屬於任何管轄，沒有後臺背景，沒有財團支持，你是自生自滅，單挑獨幹的個體戶！」這餐館營業時間從上午七點到下午二點 (7am~2pm)，功能表上只有美式早點，生意好到不行，完全不接受定位，客人平均都要等個四十分鐘，卻沒有人有怨言，都甘心等，主要除了東西新鮮好吃外，衛生管理好，服務態度好，價錢也公道！

《Kru》苦

這名叫「Kru」的飯館是改良式日本生魚料理店，以下是我們坐進來之後，與服務生以及與老闆的幾段談話對答。

先是我朋友問服務生：「貴店名叫Kru，可是日文好像發不出這個字音呀！」服務生回答：「這不是日文是法文，法文的意思就是「生」(英文的Raw)。」

我朋友繼續問：「可這也不對呀！法文的拼法應該是Cru而不是Kru呀！」服務生說：「我去看看我們老闆有沒有空，我叫他出來，你們直接問他好了！」

老闆一過來就哈哈笑的說：「我是越南人，從小學過點法文，我在日本學做壽司，當然會說日文，我喜歡玩文字遊戲，就是美國人說的Play at words，所以我取了這個名字，看起來像日文，讀起來是法文，意思是英文，而字典上又查不到。」

我插嘴說：「老闆，你知道你這名字的中文發音是什麼嗎？」

老闆一愣，好奇的問我：「你說說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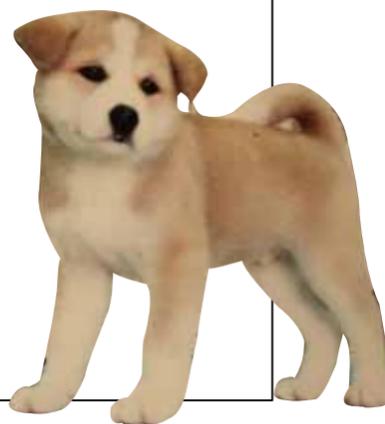
我說：「苦，辛苦的『苦』，working hard的hard。」

老闆想了一下接著哈哈大笑說：「Really~ 這樣我更喜歡這個字了，試想我們亞洲人到美國來創業的，容易嗎？那一個不是經過奮鬥吃過多少『苦』的？好！謝謝你告訴我，你讓更覺得這名字取得好，更得意！」

我以為老闆這一高興，晚飯會給我們打個七折八扣的，結果也沒有。我以為老闆至少也會在我們的盤子裡面多切一片Toro生魚片，結果也沒有。這就是美國！不認感情，只有「苦」！



王守志先生，臺灣省立海洋學院第一屆畢業，曾任職：中華民國國科會海洋研究所，美商海陸運輸公司，英商太古輪船公司。一九七四年來美入堪薩斯州立大學進修，一九七七年與陳氏女成家，並定居洛杉磯至今，其間先是受雇於一家國際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而後自組JW.Habin Inc. 從事電腦周邊設備。二〇〇〇年退休，退休後參加印順導師妙雲集讀書會，從袁老師習字，拜周老師習畫，平日多深居簡出，性木訥，喜遐思。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遊輪上賣畫記

依言一文

↓在遊輪上作畫，既可打發時間，又可結交朋友，一舉兩得。

一〇一六年五月底，我們幾位文華雅集書畫同好應南加華人寫作協會會長宗錦兄之邀，搭乘目前世界最大的遊輪海洋合諧號首航到西班牙及義大利去玩。船由倫敦南安普敦港出發，繞著西班牙由西岸到南岸停靠維果（Vigo）及馬拉加（Malaga）兩個港口，再沿東岸北行至巴塞隆納港停靠下船，停兩天陸地遊再由巴塞隆納上船到義大利沿西岸行靠羅馬及龐貝古城去玩，再回到巴塞隆納結束。

由於我們有幾次搭乘遊輪的經驗，知道船行會有幾天海上巡航（Sea Day），是整天在海上航行不靠岸的日子。船上娛樂設施非常多，除了三餐的美食之外，晚上有各種夜總會表演有音樂劇溜冰高空跳水等還有賭場可以去。但是白天有很多戶外活動我們是不會參加的，比如游泳池邊曬太陽，人工衝浪池學衝浪，打籃球等等都是年輕人的玩的。所以這次我們就相約帶了蒼紙筆墨顏料等上船，有時間就可

以寫字畫畫。上船後我們去探路，船頭船尾走一遭把設施及位置方向搞清楚。與大家約定了早上吃完飯後到沿甲板走路或到健身房運動。我找到了圖書館，下午沒人，幾張方桌一併，舖上厚棉布（吸墨用的），就可以寫字畫畫了。

第二天是Sea Day，下午二點我們一行人到了圖書館，這一邊併好桌子舖上布，在餐廳拿來的盤子上調起顏料，看起來還架勢十足好像真的畫家一樣，挺唬人的。另一邊同行來的易經老師秦鵬兄帶著宗錦兄等人用銅板在教卜卦。我們一邊輪流寫大草畫潑墨，一邊過去聽學解卦。有個印度媽媽帶兩個小孩來，以為我們是船上開的畫畫班，硬要她小孩學，一邊教誨他們要吸收多元文化對



↑楊泰賜大師在遊輪上教大家如何用卜卦解惑。

了，我們誇他太太年輕貌美，他一臉驚惶狀說千萬別再誇她了。晚上才知道他找秦鵬兄問卦，秦鵬兄依卦象直言他的老婆有外遇，其實他心中早已知道。希望那幅字畫能幫助他們婚姻更和諧，畢竟結婚四十年也不容易。

我們回程的最後一天也是Sea Day，下午我們又到圖書館了，今天人比較多了，想必是大家都玩累了。我昨晚一夜沒睡，下午原本想寫心經的，卻靜不下心來，只是一遍遍揮著大筆一張張寫著上善若水，佛性禪心，觀自在等，肖珍在旁邊陪我寫，寫到後來，看到還剩下一些墨，就調水用淡墨畫起墨荷來。這時一年輕西班牙女孩走過來問：「我們想請妳畫三幅畫，你賣不賣？」

我說：「你們想出多少錢買？」
她去問了回來說：「三幅二十歐元賣不？」

我說：「最少一幅十歐元吧！」
她走回去。我抬頭看那桌一老少玩牌同樂。我想不會買的，低頭繼續畫。

過了一會兒，她又回來了，這次手握四十歐元，說：「買四張畫，還請題字。」

我笑了笑說：「OK！」隨手把四十

元壓在顏料盒下，一面裁紙擠顏料一面構思。原來是住巴塞隆納的一大家人，三對父母買三張給孫輩，我畫出形態不一的四幅荷花，我在每張上款寫上孫子們的西文名字並加上中文英譯。年輕女孩與男友那一張，我還在水草間多畫了兩條小魚相贈。他們都很開心還與我合影留念。

肖珍在旁邊說：「你爸爸來看你了，他要你快樂的！」肖珍自小有第三隻眼，一向通靈。昨晚大弟來電話說父親在睡夢中走了。父親一向最疼我，他會要我快樂的！

【本文刊於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世界日報H1家園版】



嚴筱意女士，筆名「依言」，在臺灣的高雄出生長大。一九七八年成大工業管理系畢業。一九八二年紐約理工大學電腦管理研究所畢業。在台工作十年，育有二個女兒；幸得先生支持，得以赴美創業築夢，一九九四年移民美國加州洛杉磯。二〇一一年第一次為自己寫作，自此不能停。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